

# 序

感謝 神、因爲今天在地上還是不乏被主愛所吸引而熱切地追求主的人、「歌中的歌」乃是特別爲着他們的、隱密處的靈交、本是聖潔得似乎應該封閉的、但是 神卻在雅歌中親自向我們啓示了、使我們可以認識愛的途徑、同時也激勵我們去走。

這本註解乃是多年前一位主內弟兄和數位同工查經的私人記錄、因着時代的需要、徵得本人的許可而印行的、但是原稿未經本人修正、這是應當申明的。

但願 神用這本書幫助一切渴慕主的人、阿們。

重慶福音書房敬識

一九四五年九月

# 歌中的歌

## 當注意的點

(一) 第一節可譯作「歌中的歌，是所羅門的歌。」這歌是說到所羅門。所以主在本書中的地位乃是王。主在這裏，是站在復活升天的地位。大衛殺歌利亞，他得勝了仇敵；這是指十字架掌權的基督。所羅門是接受殺歌利亞的好處，而作一個平安的王；這是指復活掌權的基督。所以，主是站在所羅門王的地位，我們是和一位所羅門王來往。爭戰已經過去了，他是一位得了榮耀，大有權柄的基督。這是本書開始就給我們看見的。在本書，我們和主，不是像約拿單和大衛的關係，乃是像書拉密女和所羅門王的關係。約拿單愛大衛，是因大衛得勝了仇敵；書拉密女愛所羅門，是因所羅門的自己。有的人愛主，不過是因主的十字架，有的人愛主，不止是因主的十字架，也是因主的復活。十字架是主得勝作王，復活是主的自己。示巴女王起首不過是聽見所羅門的作爲，後來她看見了所羅門的自己。吸引她的是所羅門，所以我們不止像約拿單那樣愛大衛，

也要像書拉密女那樣愛所羅門。這本書是領我們認識他是王。

(二)書拉密女的經歷是代表個人的，並非代表團體的。女人，在聖經中，是代表主觀方面的經歷的。所以這女子的尋求是指單個信徒的尋求主，不是指團體教會的尋求主；是說到一個人從羨慕主起頭，到與主有滿足的交通為止。

(三)本書的中心，是講到屬靈的交通。所以不問這書是分幾段，牠所記的歷史，卻是一條線下去的，是一直繼續下去的；牠不是片段枝葉的歷史，不是東鱗西爪的軼事。牠所着重的點，乃是進步求跟隨主的人所有屬靈的情形——一生所經歷的階段，最後所達到的境地。像馬丹蓋恩所寫的靈性水流，賓路易師母所寫的靈命四層，也都是這一種的性質。

(四)本書是說到一個人已經得救了而有所追求。所以對於得救的事，就完全不提。本書所注意的，不是關於罪人的問題，乃是關於信徒的問題；不是講到非屬乎主的人，乃是講到屬乎主的人。所以，並不說人如何追求得救，乃是說人如何羨慕追求得着主。不講信，只講愛。本書的旗號是「愛」。是以「愛為旗」，這是我們的口號。

(五)本書是一本詩，是用詩的詞藻，言語，字句，來寫出屬靈的歷史。所以許多的地方，只能以意會，不能以言傳。

(六)本書和馬太福音，是說到信徒與主的關係的兩方面。論職責，我們和主是君臣的關係，這是馬太所給我們看見的。論交通，我們和主是夫婦的關係；這是本書所給我們看見的。

(七)本書最多用的一個字，就是「愛」。這個字的用法有好幾種，有單數，多數，男性，女性，和普指的不同。例如；「佳偶」，原文是女性的愛。「良人」，原文是男性的愛。一章二

節，四節，十章十節，七章十二節的「愛情」，是多數的「愛」。牠們的單數，本書都指着「良人」。「良人」這「愛」，是單數的，亦可稱為「大衛」，因為「大衛」就是「愛」的意思。二章四節的「愛」，是濫指的。二章七節，三章五節，八章四節的「親愛」，是女性的愛。五章一節，十六節的「朋友」，宜作「親愛」，是和佳偶相對的男性的愛。

(八) 解釋本書的幾個原則：

1. 每一段的解釋，必須與本書中心的思想——屬靈的經歷——那一條線聯得起來。
2. 每一句話的意義，一面要在本處講得通，一面又要與那一條線聯得起來。
3. 主在馬太福音十三章，解釋比喻的時候，有的地方，他詳加解釋，有的地方，他不加解釋。解釋本書，也該如此。
4. 研究名詞的意思，一面要從字的本身去找解釋，一面要從聖經中歷史的用法去找解釋。
5. 本書講到新婦和新郎的時候，常常用許多別的東西來比喻。牠的特點，都是寓意的；牠的比喻，都是表號的。寓意的，是很容易明白的。但是，要明白表號，就得有成熟的攷慮。所以，表號的話語，都得照聖經中的用法和神的教訓，才能明白。寓意和表號的性質，有時相同，有時完全不同，並且是常常不同的，我們不管牠的相同不相同，我們乃是要問牠是指着什麼說的。表號常能把寓意所不能有的給牠。例如：啓示錄一章十五節說：「脚好像在爐中煨煉光明的銅。」脚是寓意，我們知道是指行動說的。好像在爐中煨煉光明的銅，這是表號，這不是一下就可明白的。

## 分 段

第一段：第一次的追求和滿足（一2至二7）

第二段：脫離自己的呼召和恢復（二8至三5）

第三段：聯合，新造，升天的呼召，愛的生活（三6至五1）

第四段：復活通一邊的十字架的呼召，失敗，恢復至幔子裏的生活（五2至六13）

神的工作——工人的備辦（七1至9頭一句），與主同工（七9二句至13）

第五段：盼望脫離肉體的嘆息（八1至4）被提之前（八5至14）

## 標 題

一節：「所羅門的歌，是歌中的歌。」（原文無「雅」字）所羅門曾作詩歌一千零五首，（王上四章三十二節）。在他這麼多的詩句中，最好最寶貴的，就是這歌；所以說這是歌中的歌。至聖所是聖中的聖；主耶穌是王中之王，主中之主；這歌是歌中的歌。傳道書是虛空的虛空，這歌是歌中的歌。

這歌與傳道書是相對的。傳道書是說流蕩的生活，這歌是從流蕩得了安息。傳道書是說人憑着知識得不着滿足，這歌是說人憑着愛才能得着滿足。傳道書說追求在日光之下的，這歌是說追求在基督裏的。傳道書東西找錯了，路也錯了，所以結局是虛空的虛空。本書找的東西對。路也對，所以結局也好。

## 第一段

### 第一次的追求和滿足 (一2至二7)

這一段是本書的樞紐。屬靈經歷的原則都在此。這一段是以後經歷的一個畫影。此後所學的，並非新的功課，不過一次過一次，學得更深而已。

本書屬靈的經歷，好像最平穩，最順利的，都在這一段。頭一次的奉獻，頭一次的啓示，好像都是最平穩，最順利的。但是，這一次的奉獻，這一次的啓示，不一定是牢靠的，必須要經過火。這一段是屬靈的經歷的一個畫影，以後要一件一件的試驗，使他成爲實在。第一次的經歷並不夠深；第二次的經歷才更進步，更牢靠。但是當人有第二次的經歷時，好像並不及第一次那麼甜。弄來弄去，還是從前所經歷過的。旗號還是愛。

這一段的經歷，等於靈性水流所說的亮光道路，也等於靈命四層所說復興層的那一層。這也是我們個人的經歷所能證實的。

二節：這裏所追求的親嘴，並不是父親在我們的頸項上親嘴。因為那個親嘴，乃是表示赦免；一切屬乎主的人，都已屬得着了。這一本歌所注意的，乃是信徒與主中間愛的關係；所以赦免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實，因此就不提這層。本歌並不是告訴我們，一個人如何從罪人的地位變成一個信徒；乃是告訴我們，一個信徒如何從飢渴的地位到了滿足的地位。我們必須緊記這層，纔能知道這一本歌為什麼是這樣起頭的。

這一個呼求，我們不知道具得了生命之後，過了多少時候才有的。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個呼求乃是一個得救的人，被聖靈所喚醒之後，對於主所發生追求的意念的情形。

因為她是滿了饑渴的心的緣故，她口裏就不知不覺的說「願他用口與我親嘴」。她並沒有告訴人，這個「他」是誰。但是，在她的心目中，只有一個「他」，就是所追求的「他」。她以往和主的關係，不過是普通的；她覺得非常的不滿足。她現在盼望和主中間有更個人的來往。所以她羨慕他的「親嘴」，就是愛的個人的表示。沒有一個人同時能和兩個人親嘴的，所以這是個人的表示。並且不是親他的臉，像猶大所作的；不是親他的腳，像馬利亞所作的；乃是「用口與我親嘴」，這是個人愛的表示。現在普通的，不能滿足我的心了；我現在要得着個人的，要得着別人所未得着的。一切進步的起點，都是因為有了這一個要求在裏面。靈性的造就和飢渴的追求，是永遠分不開的。一個信徒，如果在裏面還沒有被聖靈造出一個這樣的真實，這一種不滿意普通情形

而追求個人的愛的心意，永遠不要想與主有親密的關係。這一個追求，就是後來所有屬靈的根源。我們如果沒有這樣飢渴的心，就底下所有的記載，不過都是有詩意的歌，並非是所羅門的歌了。

爲什麼我會有這一種的追求呢？乃是因爲我得了異象；聖靈給我看見一個異象，就是普通人所沒有看見的。我得了啓示，知道「你的愛情比酒更美」。就是因爲這個，所以我羨慕他口的親嘴。

真的，他的愛比酒更美，聖靈叫我看見，一切能叫人快樂的，能叫人陶醉的，能叫人興奮的，都不如你的愛。在日下的東西，人所以爲可以爲之傾倒的，都不如你的愛。我看見了，我知道了。日下有什麼東西，是能夠和你的愛相比呢？

三節：「你的膏油馨香。」你自己就是受膏者。神藉着聖靈塗抹了你，你從聖靈接受了各種的膏油。所以不止神聞到你的馨香，我們也聞到你的馨香。這個並不是我們從那裏所聽見的，也不是我們在耶裏所看見，乃是我們在莫明其妙的當中，感覺到你馨香膏油的可愛。

「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膏油。」同時你有一個名字，那一個名字也吸引了我們；我們從你的名想到神已經出來了。真的，膏油已經倒出來了，我們想到你已經死了。真的，膏油已經倒出來了！耶穌這名真是寶貴！但是，耶穌的名，誰能測量其中的香味呢！

「所以衆童女都愛你。」因着你自己（膏油），因着你的名（倒出來的膏油），所以「衆童女都愛你。」愛你的原因，是因着你自己；愛你的原因，也是因着你的名。我們不能愛一個工作，我們也不能愛一種能力，我們只能愛一個有人格的人。我們愛你。但是，我們之所以被吸引，



乃是因着你的自己和你的名。雖然在這裏的時候，我們還未盡聞你的香味；但是，我們所聞到的，已經夠我們愛你了。主身位的啓示，不止是會叫人讚美，也是會叫人愛的。每一個對主的愛的起點，都是從看見主的身位而來的。

「衆童女」就是「衆隱藏者」（詩八十三3），就是「衆閨女」的意思。她們是這個女子的同伴。她們也是一樣貞潔的，也是一樣追求主的。在屬靈的道路上行走的，實在並不止她一人，她不過是衆童女中之一人而已。

### 追 求 （一4頭兩句）

四節：「願你吸引我，我們就快跑跟隨你。」「跟隨」原文是「追隨」。我們雖然有了心願，我們雖然樂意追求，但是我們不能不覺得追求能力的缺乏。追求的能力，並不是聖靈賜我們一大股的能力，擺在我們裏面，叫我們去追求；乃是主在外面，用他自己的美麗和榮耀來吸引我們。吸引的能力，就是追求的能力。如果主真的吸引我，就追求是何等的容易呢。

你若吸引我，「我們就快跑追隨你。」（「追隨」是一直要的意思）快跑追隨的能力，乃是主的吸引。我們必須學習知道，沒有一個人能憑着自己來到主面前的。當我們作罪人的時候，我們需要神的吸引，纔會來就主。照樣，我們作了信徒之後，還是需要主的吸引，才會快跑來得着主。

在這裏，我們也看見一個信徒和衆信徒的關係。所吸引的是我，但是「快跑跟隨你」的是「我

們」。被帶到進入內室的是我，但是歡喜快樂的是「我們」。一個人若在主面前蒙恩，就別人不能不受影響。神的工作，從來沒有一個是單子的。

## 交通

四節：「王帶我進了內室……」這個禱告發出之後，我們看見她就得着答應。「王帶我進了內室。」內室是「隱密處」（詩九十一），就是臥房。你若非與一個人相當的交情，你必定不帶他進入你的內室。所以王帶她進入內室，就是交通的起點，也是啓示的起點。在內室那裏，她固然嘗到她從前所沒有嘗到的交通；但是，在那裏，她也看見她從前所沒有看見的事實。

這裏的「王」字，就是給我們看見，當我們還沒有認識主作良人的時候，我們要先認識他作我們的王。奉獻的生活，永遠是在情愛的生活之前的。滿足的經歷，永遠是在奉獻的步驟之後的。在這裏，我們看見是「王帶我進入內室」。我們看見她已經認識了她的王。現在王要將內室的經歷給她。

她們現在仰着頭，望着未來的前途。她們知道這一個前途，是無可限量的。內室的經歷一起頭，就是愛的生活有滿足的盼望了。因為她們知道神若動了工，神必定完工的。所以她們說，「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；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。」這都是將來要有的話語。她們因為有了目前的經歷，就充滿了將來的盼望。（稱讚酒，可參閱箴二十三35）。

「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。」宜作「她們在正直裏愛你」。意即她們這一種的愛，是從無虧

的良心生出來的。(提前一5)。

### 內室的啓示 (一5至7)

五節：「耶路撒冷的衆女兒啊(原文)，我雖然黑，卻是秀美，如同基達的帳棚，好像所羅門的幔子。」

「耶路撒冷的衆女兒」是指那一類的人呢？這是一本詩，所以這裏的耶路撒冷，並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這衆女兒既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範圍之內的，就必是已經得救的人了。說她們是衆女兒，可見她們是神所生的。不過她們是不大追求，是冷冷淡淡，糊糊塗塗，隨隨便便的一班人而已。戴德生先生說，看她們是得救的，也不過是僅僅得救的人而已。

「我雖然黑，卻是秀美。」她在內室的結果，第一件就是看見是黑的。沒有追求，就沒有看見的可能。她現在看見自己是如何的人了。這一個黑，也許是她頭一次的看見。這黑，不是變黑的，乃是本來的黑，是一切在亞當裏的。但她同時也看見在愛子裏的蒙悅納。所以她說：「我雖然黑，卻是秀美。」這「秀美」是指在愛子裏的蒙悅納。

「如同基達的帳棚，好像所羅門的幔子。」「基達」，就是「暗室」的意思。如同基達的帳棚，是說在外觀是黑暗，是不好看的。「所羅門的幔子」，若是細麻布作的，就是指基督的義。(啓十九8是聖徒因聖靈而有的義。但這裏是舊約，所以不能是指聖徒的義。)這幔子應是在聖殿裏的。「好像所羅門的幔子」，是說到裏面的美，就是在神面前的美。

六節：「不要看我，因為我是黑的，因為那日頭把我看黑了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；他們曾使我看守葡萄園，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。」（達秘譯本）

「日頭」原文是一專門指伴詞。晒黑的「黑」字，原文沒有。她因神在內室的光照，已經看見自己是黑的了。所以她不要人看她。這是她此時的心境。聖靈對付人不夠深時，人還喜歡在別人面前有所遮蓋。及至被聖靈對付到更深的地步，就不再在人面前遮蓋什麼了。那時，她顯在人面前和顯在神面前是一樣的了。所以她肯承認說：「因我是黑的，因為那日頭把我看黑了。」

「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。」所以不說「同父」而說「同母」，因這裏的「母」是指應許的原則，就是神恩典的原則說的。加拉太四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說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們的母。我們是憑着應許作兒女，如同以撒一樣。「同母的弟兄」就是一切憑神恩典的原則，作神兒女的人。

「弟兄」是客觀方面的代表。這些同母的弟兄，是在道理方面很有力量的，是在客觀方面很剛強的，並且比較有點權柄的。她因愛神，內室的管教，而有工作上的改變，就引起同母的弟兄不止輕看她，而且是向她發怒了。

「他們曾使我看守葡萄園，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。」頭一個葡萄園是多數的，是人手所組織的。後一個葡萄園是單數的，是神自己所定規的。「他們曾使我看守葡萄園」，是從前的工作。她有了神的光照，受了神的對付之後，就看見從前工作的虛空了——作了人所委她作的，沒有作神所定規要她作的。

七節：「愛」是動詞。「牧羊」作「餵養羊」更好。「蒙着臉」也可譯作「流離失所」。

她在內室已經看見外面工作的虛空了。她已經看見基督徒所需要的，並非工作，乃是個人的糧食並安息了。因餓餐，是注重糧食；歇臥，是注重安息。她從今以後所追求的，不是別的，乃是糧食和安息。這「安息」乃是完全的安息。因饗午是完全的時候——義人的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（箴四8）。正午是到一完全的地位。太陽到了正午，就不會再大了。（主的受苦是從正午到申切的。主的受苦乃是一起來的，是一起頭就有那麼多，不是逐漸加增的。）

「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羣旁邊，好像蒙着臉的人呢。」這「同伴」是主的「同伴」。但羊羣不是主的羊羣，乃是主同伴的羊羣。「蒙着臉」是「蒙羞」。她還是在羊羣之外。她不得不對主說，你何必不告訴我在那裏找得着糧食，在那裏可找得着安息呢！我一直追求糧食和安息；東也未找着，西也未找着；在你同伴的羊羣旁邊，好像一個流離失所的人，被他們譏諷，批評。主啊！你何必不告訴我呢！

### 王的說話（一8至11）

她在內室所看見的三點：（1）在亞當裏的黑，在愛子裏的秀美。（2）因神的對付，看見外面工作的虛空。（3）感覺屬靈的需要。所以，此時主就因着她的追求而有所答應，而有所稱讚，而有所應許。

（一）王的答應（八節）：王稱她為女子中極美麗的。「你若不知道」，這句話的口氣，好像王有點責備她，意思是她應該知道。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隨羊羣的腳蹤去。」羊羣的腳蹤

「」，一方面是指今天信徒的腳蹤，就是站在一羣的地位，即站在教會的地位的。（今天的羊雖多，但是不成羣，沒有站在教會的地位上。）你在那裏可以得着糧食和安息。一方面指這多年來，已經去世的聖徒；他們是在那裏得着糧食和安息，你在那裏也可以得着糧食和安息。因「腳蹤」就是經歷。

「牧放」和「牧」同字，仍是「餵養」之意。「羊羔」不是羊（因她自己是羊），不是羊羣（因她在羊羣之外），乃是比她更幼稚的羊。「將你的山羊羔，收放在牧人帳棚旁邊」，這是怕人在這追求糧食和安息的時候，而在日常生活中，忘了對於山羊羔的本分，把山羊羔的門關起來了。這裏是注意工作。追求和安息的時候，還得對於幼稚的門徒盡本分。這不是閉戶自修。換一句話說，她的糧食和安息，還可從餵養羊羔而得着呢！

這裏的「牧人」是多數的，是小牧人，是主以下的牧人。「帳棚」是多數的。主的意思是，是要她在許多牧人的旁邊，也有一個位置，也得在他們中間餵養小羊。一方面她要跟着先聖的奉獻，相信，等候，倚靠，尋求神旨，專心禱告等。另一方面在她日常生活中，還得顧到比她更幼稚的信徒，而盡相當的本分。這是說，當你有所追求的時候，還不能放鬆日常的本分。

（二）王的稱讚和應許（一9至11）：「佳偶」可譯作「愛友」。「駿馬」原文乃好馬的意思。所羅門時候的馬，都是從埃及來的（王上十28，29）。九至十節，是她天然的美麗，是她本來有的。十一節，是神所作的工，是出於神的美麗。這三節說到六件事：

（1）馬，（2）頸，（3）髮，（4）頸項，（5）金辮，（6）銀釘。現在

一件一件的來看。

1. 「馬」：聖經裏對於馬，惟一的取其快。詩一四七篇十節說，「馬的腿快。」法老車上套的「駿馬」，意即許多馬之中頂好的馬。在屬靈的意思中，是取其快。馬，是指天然方面的快說的。這裏的「快」與一章四節的「快跑」正好相對。快則快矣，但還不過仍是世界中的最快而已。

2. 「頸」：人的美醜與否，看人的兩頸而定。可見頸是最美麗的意思。

3. 「髮」：所以顯出頸的美麗，是因髮辮。髮，是指天然的能力。可見她美麗是從天然的能力來的。意思就是她在天然方面還不錯。

4. 「頸項」：頸項的裝飾，是指她天然的溫柔。頸項本來是硬的，但她有裝飾，可見她有天然的溫柔。（沒有珠串的頸項，都是剛硬的頸項。）

九節將她比作馬，十節是說出所以將她比作馬的原因來。她所以快，是因她天然的能力和溫柔。這給我們看見，她雖因內室的啓示而有屬靈的追求，但她天然的快——天然的能力和溫柔，還在那裏活動。也許許多人不能進步，正因他天然的快呢！九至十節，她美則美矣，但是還是天然的美，只有神作的，才能算得真真的美。底下兩樣，是神應許要為她作的。「我們要」，是王的應許。聖靈在此想到三而一的神。

5. 「金辮」：金要打成辮，必須經過許多的時間。金辮是頂細的工作，就是神的生命頂細的那種的表顯。並且「辮」，在原文說，是像髮那樣的東西，是一個圈，是金辮冕。以金辮代替髮辮，意即以出乎神的義，生命，榮耀，來代替她天然的能力。

6. 「銀釘」：或譯作「銀托」。「銀」的意思是「救贖」。「鑲上銀托」，意即根據十字架的救贖的工作，以金辦代替髮辮——以出乎神的，來代替出乎人的。

（預表只有一個，所預表的能有許多。預表和所預表的是不同的。是用各色人等，把所要代表的都代表出來。）

### 女的說話（一12至14）

（一）常住在裏面的基督（一12，13）：

十二節：所羅門的席，是聖經特別提起的（王上四22，23；十五）。「王正坐席」，可說是信徒享受主的豐富。這些豐富，可分作兩類：（1）麵，這是指主耶穌的生命，主的自己。（2）帶食，這是指主的工作，主的死。所以「王正坐席」，正是我們得着「餵養」，就是我們有所享受的時候。每次我們來到王的桌前，都是糧食的問題。我們就是吃神所悅納的祭，就是神所喜悅的那個工作。（所以舊約的祭，有留下給人吃的部份。）

我們怎樣吃神所悅納的祭呢？神看見主的死，就看見祭——贖罪。我們看見主的死，不止是代替，並且是聯合。我們一看見這個，就要發出香氣和讚美。所以我們若沒有看見神所悅納的祭，就是我們所享受的，我們就不能有奉獻和讚美。我們看見我們所享受的，和神所得的是一樣的，哪噠香膏自然流出來了。（哪噠香膏的流出，可從馬利亞的故事看出來。）先要主給我們，後是我們給主。先有所享受，然後纔能有所奉獻。



十三節：「良人」宜作「愛」。「沒藥」即受苦，即十字架，主正要死時，人把醋給他喝——是苦。主死後，尼哥底母帶着沒藥去包裹主的身體——是死。「常」在原文有「過夜」的意思。「夜」這個字，在本書，都是指所羅門不在的時候。所以在屬靈的意思方面，是指主不在這裏，不在這世界裏。「懷」宜作「兩胸」，即「兩胸之間」。「兩胸」在聖經中，都是指「信和愛」說的（帖前五8）。

十二至十三節，就是說住在裏面的基督。十二節的同坐席，當然是同吃。一同坐席的條件是開門——開裏面的門（啓三20—21）。不開裏面的門，就不能夠一同坐席。所以十二節是說「接受」，十三節是說「跟隨」。「沒藥」是指一位受死的基督。當基督不在此時，要用信和愛保守着——這是裏面交通的起頭。當我們真被帶入內室，真看見主的死，真有所奉獻之後，我們就起首和他有裏面的交通。打開心門，就要享受他，就要有真奉獻；如此，方能跟隨一位真受苦受死的基督。我們是用在我們裏面的信和愛，來跟隨一位釘十字架的基督。

（二）披戴在外面的基督（一14）：「鳳仙花」乃染指甲之花，猶太女人是帶在身上的。「隱基底」是猶太地名，字義乃是「羊羔的泉源」，是大衛逃難之地，是曠野的地方（約書亞十五61，62）。「葡萄園」當譯作「葡萄處」。葡萄的花是看不見的；葡萄處是沒有花的地方。這葡萄處是在曠野之地，若其中有一朵花，就非常特出了。

十四節的範圍比十三節來得大。一棵鳳仙花是在曠野的葡萄處中，就特別顯出，纏出基督的特殊了。沒藥在懷，人看不見，所以指裏面的基督。現在基督作她的裝飾，就是披戴基督了。這是表明在外面也承認基督，也講到基督。基督在人面前是鳳仙花了，是顯出基督了。

## 王的讚美 (一15)

十五節：在此「佳偶」仍作「愛友」。「甚美麗」可譯作「是美麗」。這一節可譯作「看哪！你是美麗的，我的愛友！看哪！你是美麗的！你的眼好像鴿子眼！」這裏的讚美是爲着鼓勵她。頭一句說她美麗是鼓勵。第二句讚美她，是因她的眼好像鴿子眼。鴿子眼，在事實方面是美麗；按靈意說，是指屬靈的眼光；按功用說，是在一個時候只能看見一種東西，是純一的。她已得啓示——已經有屬靈的眼光了。她已把沒藥放在懷中——她已經有純一的心了。所以王就如此讚美她。

## 女的回答 (一16至二1)

十六節：「我的良人哪，你甚美麗可愛」。可譯作「看哪！你是美麗的，我的愛！不止可悅！」意即不止是美麗的，且是可喜悅的。這是她對王的答應。

「我們以青草爲牀榻」可作「我們的牀榻是青的」。這裏是這女子已達到她在前面所尋求的安息。這裏又是安息。又是牧養。因青草是羊的牀榻，躺臥是安息。這正與詩二十三篇二節「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」相合。前面的筵席，雖然也有安息，但所注意的在吃。這裏的牀榻，雖然也有吃，但所注意的在安息。牧人若無本事，羊在青草地，就要一直的吃。牧人有本事，所以羊在青草地上，還能躺臥。就是有了滿足，有了安息。

十七節：「松樹」是「扁柏」。香柏樹又高又大又堅固。在聖殿裏，都是指極有榮耀的人性。聖殿裏許多的東西，都用香柏樹作的。也有許多是用扁柏作的。扁柏產在一個名叫「死城」的地方。所以扁柏是指着主的死說的。猶太人的墓旁，都是植扁柏的。

她是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得着安息。青草，是一切活的，一切有生命的，能作糧食的。在這上面，方有安息。我們的應庇，是在乎主榮耀的人性和主的死。所羅門聖殿裏主要的兩種木頭，就是香柏木和扁柏。換言之，是這兩種樹木配作神的居所的。神是住在香柏木和扁柏的中間。我們現在能安息的地方，就是神所住的地方。

二章一節：此節當緊接在一章十七節之下。這話不是王說的，乃是女說的。如果這話是王說的，就有點不容易解釋，因這一節如果是王說的，就下一節又說女子是百合花，是不可通的。

「沙崙」是平原。「玫瑰花」或作「野水仙」，或作「野薔薇」。這花在猶太地是很賤的。谷中的百合花，也是平常的，並非顯露的。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不是盆中的百合花。不是人所看顧的，乃是神所看顧的。

她所以自承爲沙崙的玫瑰花和谷中的百合花，是因王在一章十五節稱讚她。所以她在一章十六至十七節，一面讚美王，一面說到安息；現在講到自己，不過是野地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而已。意即我這個人，並算不得什麼，是一個很平常被神所看顧的人而已。

二節：王的意思，她是百合花，不是谷中的比較，乃是在荆棘中的比較。王是說，這女子是百合花，其餘的不過是荆棘而已。

「荆棘」，按聖經看，（1）是指任亞當墮落之後，人所有的天然生命。第一根據，就是創世記三章十八節，是自己生出來的，是沒有撒種就生長出來的。在荆棘篇（出埃及記三章），火一直燒，但荆棘沒有燒掉。火，光，不是從荆棘的本身發出來的，乃是從神來的。神用荆棘，但是神沒有叫荆棘有所損失。這是說，神將來用摩西對付以色列人，對付外邦人，都是用神自己的。一點，不是用人天然的生命。見證不是用人的資本，一切都是用神自己的。神不用摩西的，神用自己的。（2）是指從天然所生長出來的。這就是指着罪惡天然的結果。如馬太十三章七節之荆棘等。希伯來六章八節的長荆棘，意即隨着自己的意思，結出果子，所以結局是焚燒。

「女子」是多數。這些女子，不是指耶路撒冷的衆女子。在這裏，主看尋求他的人像百合花，不像那些出於罪惡的人。主是說她和生活在罪惡中那班人不同。在四圍都是罪惡的生活，都是天然的生命；但是她與她們不同，她是有信心的（百合花）人。另外在這裏也暗示，一個追求主的人，在天然罪惡生活的環境中所吃的虧。

### 女的讚美並享受（二三至六）

三節：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佛手柑在樹林中。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，他的果子，在我的口味中是甜的。」（原文）

現在她也拿王和罪人來比較。「衆男子」，是一切能奪人的心，是給人戀慕的（創三16），可以作人心的主的，能作信徒的心的歸向的地方的。

在這裏，注意在「樹林」。「蘋果樹」原文是「佛手柑」，是常青的，冬天不落葉的。外面的樣子，有點像石榴，味道像柑，又有點像檸檬。

衆男子，不過像普通的樹而已。她的良人有三樣特點：（1）他是能成林的。注重在木，所以高大。（2）他的蔭庇永不衰落。（常是青的，所以有蔭庇。）（3）他結果子。（有許多是青的，卻並不結果。）他是高大而同時有蔭庇並結果子的。她在此已經看見主是一切的一切了。

在前面她已經完全歸主。在此是她的見證！——是口中對主說出來的話，是對衆人說出來的話。她不止說他是美酒，她現在是稱讚美酒——說出來了。她此時看世界再沒有人，再沒有東西能奪她的心了。在教會中也沒有分門別類說，我是屬保羅的，或是屬亞波羅的（這是肉體）了。現在主是充滿她的眼睛了。

「歡歡喜喜」亦可譯作「高興」。「坐在他的蔭下」是極高舉，有被提意。坐在他的蔭下，所以高興；意即覺得在主面前好像被提一樣。

這樹蔭和一章六節的蔭是相對的，是返照的。在此有安息了（詩九十一1）。

果子是甜的。這裏的吃和一章十二節的吃有些不同。那裏是注重在主的自己。這裏的果子是指着主的工作和生命所爲我們得着的東西。如稱義，成聖，和平，聖靈的降臨等。一面她覺得他的同在而高興，一面她在祂面前享受他爲着祂所得着的。我們每一次嘗這味道，都覺得是甘甜的。

一章四節說「快跑」；一章八節說「跟隨」；一章十二節至十四節也許她是坐下，但未提起；一章十六至十七節未提動詞；到了此時（二章三節）始正式說她「坐在……」享受他的同在。好像到了此時纔正式述說。一章十六至十七節，她已經得安息了；這裏不過是正式的述說而已——述說她在一章十六至十七節所得着的，所享受的。一章十六至十七節是歷史，這裏是述說。

四節：「他帶我入筵宴所，以愛為旗在我以上。」「筵宴所」可譯作「酒家」，是盡情歡暢之處。這裏的「帶」是第二次的帶。這裏的筵宴所和果子的享受及王的桌子前，有點不同。因筵宴所是宴客所在，是注重在喜樂。頭一次的奉獻，經過十字架的道路，看見了主所為你成功的一切的時候，你自然就被帶入酒家了。

換一句話說，王帶入內室，是為着啓示。王帶入酒家，是為着暢快——覺得同在的暢快。打起愛的旗號。所有的問題就是愛。旗號，就是表明你所作的，就是一種禱告。我們的旗號就是愛，表明我們所作的一切，沒有別的，就是愛。

五節：「求你給我葡萄乾增補我力，給我佛手柑甦醒我心，因我有愛病。」（原文）  
「暢快」該譯「甦醒」。「思愛成病」宜譯「我有愛病」，意即「愛病了」，即快樂到沒有氣力了。這就像慕霍先生快樂到受不住了，只好求主停住。

此節是注重在求和緩一點。在主面前固然最好，但是仆倒在地像死了一樣，卻是古聖在主面前的經歷。是說她所享受的，過於她所能享受的。享受主的度量，還需要主的加力，才能享受。不然，就要看見太多了，度量不夠享受了，這瓦器無此度量。還需要從主來的力量，來擴充她享受的度量。

「他的左手在我頭下，他的右手將我抱住。」左手在頭下，意即叫她仰起頭來看他。右手的抱，是抱人頂自然的地位。這裏注重愛的保護，注重愛的扶持。這裏不是注重能力的扶持，是注重親密的扶持。換一句話說享受主的愛，還需要主恩典的扶持。

### 王的囑咐 (二七)

七節：「羚羊」，按達祕譯本與美國標準本的同註，都是用「羚羊」，（多數的小羚羊）；但在英國欽定本與美國標準本的正文上，都是用「母鹿」（多數的）。「母鹿」，英，美，達祕三種譯本，都是「紅母鹿」（多數的）。「他」，不應是男性。是女性的，抑或是中性的，不敢說。但就上下文而言，應是女性的。

「囑咐」是命令的，所以是王的口氣。

從一章二節至二章六節，屬靈的經歷已告一段落了。主願他的門徒在此歇一歇。到此時也許是安靜，普通，平穩的達到所該到的了。從內室出來，到了酒家！可說是信徒很平順的到了酒家，所以主要她停一下。

耶路撒冷的衆女子是愛熱鬧的，愛管事的。所以主對她們說話，不要她們來激動她。

鹿性是容易驚動的。王如此囑咐，是說她已經愛病了，不要再作了，可以等一等。她是在主手裏，不必你們再來驚動她。如果你們愛管她的閒事，不但無益，而且會叫她受驚。她該歇一歇，等這個時候過去，等她自己再有第二次的追求。不要驚動她，要等她自己來。不要以爲她太屬

魂而幫她一幫。她的功課學到這裏，要停一停了。

愛到極點了。王在此，所以要肅靜（哈二20）。他（主）是默然的愛你（番三17）。意即主在安息中愛你。在此就是結局。

### 第一段的結言

1. 她在頭一章所見的是十字架，但她沒有看見復活的活潑和復活的大能。

2. 頭一段的第一個危險，是她太愛一種在裏面的交通。

3. 十字架的順服和奉獻的究竟與輕重，她還不認識，因她還沒有經過試驗。她還沒有在實際上背負十字架，她還沒有在實際上走十字架的道路。

4. 還有一個危險，是她雖已看見任意妄為的錯誤，她還沒有看見工作的主比工作還大。（她雖然看見守菜葡萄園的不該，但是她還以為看守自己的葡萄園是最要緊的。）

5. 還有一個缺點，是她在已往這麼多的時候，只看見主之於她是多有價值，還未看見她之於主該站在何等地位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她已得着主勞苦的功効，但是她還未讓主得着她勞苦的功効。（就是她已經得着主，主還沒有得着她。）

6. 第一段，不過是基督爲我，我還沒有爲基督。

## 第二段

脫離自己的呼召，失敗，和恢復（二八至三五）



## 脫離自己的呼召 (二八至一五)

這裏沒有說到她的罪惡或者失敗。這裏是屬靈的路程所必須經歷的階段。她有缺點，這是給我們看見她該到而未到的地方。

(一) 復活的能力(二八至九)：

八節：她歡喜聽見良人的聲音，她歡喜同在的喜樂；但是她沒有聽從良人的話語，她還沒有實在的順服。

九節：「羚羊」，達祕本和美國本의 脚註，都是「羚羊」(單數的小羚羊)。但英國本和美國本的正文，都是「母鹿」(單數的)。「小鹿」，達祕，英，美三種本子，都作「少壯鹿」(單數的)。

主比作鹿，惟一顯明的地方，就是詩篇二十二篇——早晨的鹿。聖經學者都共同承認，指着復活的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。早晨，是另外一天的起頭。復活，是神的一天的起頭，是屬靈生命的新的起點，是新的一年。

八至九節，都是說到復活的活潑。山和嶺，在聖經中，都是指艱難和攔阻說的。「他躡山越嶺而來」，是說沒有一件東西夠高夠大可以攔阻他的。

主，他是復活的主。基督復活了，他已經勝過一切的艱難和攔阻。艱難和攔阻是屬於前一天的東西，他是活在另外一天的裏面。所以現在這些艱阻，都不過是他的足下物。只要他一躍越，

艱阻就都過去了。

所以主任這一段，顯出他復活的能力，活潑地來向她說話。這女子在前一章的經歷裏，並不知道這些東西。她自己也會奔跑過，但是她還未知什麼叫「躡山越嶺」。主現在要她學這個功課，所以向她發聲呼召她。因她和主是很親密的緣故，所以她頂容易認識主的聲音。

在這裏有一個頂明顯的缺點，就是在她和主中間有一道牆；牆把她圍在裏面，把主隔在外面。但是，她並不覺得這道牆的害處。所以她不說我的牆壁，而說我們的牆壁；意即我和我的主的牆壁。她本來是想，這個牆壁要把她和她的主圍在裏面，把世界和其他的一切圍在外面。在許多時候，她和主在裏面有交通有安息；她在裏面過高興暢快的日子。她可以常常在自己的心裏面找着她的主。她可以不顧環境，不顧人，不顧一切的弟兄姊妹，不顧一切日常的本分，不顧許多的試煉。她可以回頭到裏面去，與主在一起，而把世界忘記了。她只知道交通的甘甜，她並不知道工作的能力和爭戰的兇狠。山上有了三個棚子，山下忘了一堆的罪人。主在山上與她同在，鬼在山下與罪人同在。她固然有主同在，但是她「棚子」裏的生活叫罪人不能脫離鬼的能力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一直回頭找主同在的快樂。這就是她的牆壁，這是信徒明白基督住在心裏以後的一個危險。

在屬靈方面，我們並非說主離開我的心。這裏主在牆壁後，意思就是：（1）主是站着，不是坐着（前面主是坐席）。意即主是預備有舉動。「站」乃是舉動的前一步。坐是如何引到安息；照樣，站是如何引到工作。（2）主是在外面。主要引她到外面去。復活的能力是可以，「躡山越嶺」的，所以不該把他關在牆壁裏面。

現在她該學習，不在裏面去抓住主，而在外面讓主帶領她。不用自己的力量抓住主，乃是讓主帶領她。她應該學習相信主的話，學習有信心，學習踐履主「躡山越嶺」，學習不靠着主同在的感覺而活着。感謝神，人雖然有了牆壁，但是神爲着自己常常留著窗戶。如果沒有大窗戶，也有小的窗櫺。在一個奉獻過的人的心裏，神總有方法光照她。

牆壁，就是我的「往裏看」，會叫我看不見主的。但神爲着他自己留下窗戶和窗櫺，叫我們能看見。牆壁，意思就是說，你把主關在裏面，世人就被你關在外面了。主現在要拯救她明白說，在任何的環境中，都可以有主的同在，不必單在她裏面去找。在環境中認識基督，更過於在裏面的認識基督。主是無所不在的。這就是慕安得烈所說：主的同在，不該只是在房舍裏，而該是在工廠裏。

主在牆壁外之態度是怎樣？是站着，等候活動。但是一個往裏面看的人，一直注意自己快樂感覺的人，雖然看見了主的態度，也是不明白的，雖然聽見了主的聲音，也是不領會的。必須有主明顯的說話，纔能領悟。

(二) 復活的豐富 (二10至13)

十節：「與我同去」或作「與我同來」。主在這裏明顯的說了。主看重的是起來出去。這不是說在裏面的經歷是不好。不然，主就不給你。不過一直這樣，就使你不能與外面的接觸，一接觸就好像失去了安息。從今以後，要得「躡山越嶺」的同在。馬丹蓋恩說，從前的同在，是地方和時間的問題；現在的同在，不是地方和時間的問題。在任何的境地中，你都能信有主的同在；你不致爲裏面的感覺所困。

十一節：主既呼召她同去，所以就已往的經歷和目前的事實，都擺在她面前。

「冬天」，是枯乾，寒冷，不生長，受試煉的時候。換言之，在頭一段的經歷裏，主已經帶領她過來。就如各種的試煉，寒冷，枯乾，似乎是死亡的，主頂明顯的把她帶領過來了。主用那顯明的同在，叫她不懂得什麼，冬天就過事了。

這「雨水」，並非春天的雨水，乃是冬天的雨水；是會叫你冷，是會變成雪的。冬天的雨水，是把人關起來，叫人作不來事的。所以這裏的雨水，應是指着試煉（創六至七章；馬太七25至27）。主是對我們說，那已往的許多試煉，你們因為那感覺上的同在，都已經過去了。冬天的雨水有兩方面：（1）目前的十字架已經過去了（指試煉已經過去說的）。（2）主的十字架已經過去了（指主十字架的工作已經成功，不該一直注意死的方面）。

十二至十三節：主這樣說，意即現在你該站在復活的位置上。「春天」，是死過又復活的。意思就是你現在要認識復活的境地。這兩節都是復活的光景，因為牠是冬天以後的春天。如果未說冬天，就說春天，不過是「活」。因為先說冬天，後說春天，所以是「復活」。主是給她看見，在他的復活裏，有這麼多的東西，叫她不再注意冬天的死的，冷的，枯的，乾的等等。

「花」是美麗的裝飾，「鳥」是歌唱的聲音。花是在地上顯出，鳥是在天上歌唱。花是藝術，鳥是音樂。按馬太六章說到花與鳥，都是神所特別看顧的。就是神顧念牠們到一個地步，叫牠們能以歌唱，能以顯出美麗來。

「斑鳩」，好像讚美的聲音，是愛的表示的聲音。

「無花果樹的果子」是冬果。就是說，經過死的那個果子，經過死還存留的那個果子，就是經

過了十字架，經過了試煉，那個果子還能存留的，就是這裏的果子。

葡萄是剛剛發芽開花，是現在的。「開花放香」，意即滿了結果的應許，結果是非常有把握的。因葡萄花，誰都沒有看見過，花還沒有顯出，即已結果。別的樹開花，不一定就結果。葡萄樹開花，就必定結果。這就是復活中的地位。一切的死的，都已經過去了。前途有無限的把握。

主就是藉着復活的豐富，來勸她出去。她不該只顧感覺上的快樂，她現在該經歷復活的能力。現在不是消極的時候，乃是該積極的時候，是該出來的時候，要在世界上顯出他的生命來。

### (三) 十字架的呼召(二14)

十四節：從前只說她的眼好像鴿子眼，現在說她是鴿子了。主是憑着她將要到的地位，纔如此稱呼她。她若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巖的隱密處，就真是顯出聖靈的生活了。所以主才如此稱呼她。「磐石穴中」，是裂開而成的穴。所以人都公認，這是十字架。

這條線，是說她所明白的十字架不夠深，所以主在此用詩的言辭來看她。意思是說，上面所說的復活的能力和豐富，現在要你活出那模範來。先得他復活的大能，然後效法他的死。腓立比三章十節與雅歌二章八至十四節相合。這個十字架完全是主觀的，是經歷的，

就是在這裏，他說「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，得聽你的聲音。」我們的面貌，聲音，不能在別的地方顯出來，只能在這裏顯出。這是十字架的模型所成功的。

主在第一段所滿意的，就是在此。在一段有奉獻，有意跟隨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；現在好像要把她用十字架印一印。面貌，是人所見的，聲音，是人所聽的。面貌，聲音都得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巖的隱密處顯出。這裏注重的點，就是和十字架的合一（聯合）。現在基督的十字架，變作

你的十字架了。

在這裏顯出一個頂要緊的真理，就是我們在歷歷上，活出十字架的生活來。經過十字架，叫主的十字架成功我們的十字架。要叫人在我們身上所聽見的，所看見的，都顯出基督的十字架，就除非你先曉得基督的復活。能經過十字架而不死的，就是復活的。

主的意思是說，她什麼都好了，但是仍不免都是輕浮的。十字架的分量有多重，奉獻的範圍有多大，應許有什麼意思，她還不知道；所以她還得到磐石穴中，到陡巖的隱密處去。

「因 你的聲音柔和，你的容貌秀美，」聲音，一面是禱告，一面是讚美（瑪三16）。在第一段，差不多都是女子的傾向，追求；是她一直盼望得着王。所以在那裏王不過說她的眼好像鴿子眼而已。許多的讚美，都是讚美王的。故第一段不過是「王之於女」而已。但是，王是中心，她是應該爲王活着的。第一段怎樣的是女作中心，現在是王作中心了。女不過是附屬於王的，女應當滿足王的心，（她已經得着王了，已經得着滿足了。）現在不是女羨慕王，欣賞王的時候；現在是王來欣賞女，王來看她，戀慕她。從前是基督爲我，現在是我爲基督。

現在主起首要得着他勞苦的功效，來滿足他自己的心。主現在暗示她該爲他活。呼召她到磐石穴中，到陡巖的隱密處，給他看一看。

主叫她起來，脫離她的自己，脫離她的感覺，脫離她的往裏面看。主要她藉着復活的能力，顯出十字架所給她的那清潔的新造，來活出十字架的生活。現在不是她在酒家的時候，現在是她該爲主生活的時候。

起來作什麼？起來換一個中心。意思就是從今以後，所有進步追求主的人，活在世上，沒有

別的，只是藉着復活的能力，活出十字架的生活，給生來欣賞。換一句話說。基督教並不是我們個人的享受，基督教乃是基督欣賞一切屬乎他自己的人。

「因為你的聲音甘甜（柔和可譯作甘甜），你的面貌秀美。」這並不是說，她的聲音，面貌在天然方面的甘甜和秀美。這句話是說，她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巖的隱密處，而有的甘甜和秀美，這就是她在十字架的死裏，在高處所顯出來的。因「磐石穴中」，是裂開的；她躲在裏面，這是聯合。在「隱密處」，是完全在裏面，這是完全。所以合起來說，就是完全的聯合。

陡巖的隱密處，應是指升天，人所不能到的地方（西三3至4）。「陡巖」，有人譯作「升高」，有人譯作「不可到之地」。這些都可見是升天——是人所不能到之地。陡巖，乃高而且陡，是恆人所不能到之地。陡巖是需要爬上去的。這和以弗所二章的坐在天上不同。這裏是注着經歷。主總是把十字架的生活和升天的生命來要求的。主在這裏，能說她的聲音甘甜，她的面貌秀美，是因她完全和十字架聯合。意思就是她這裏受十字架的對付，脫離了罪惡的，天然的；凡出乎亞當裏的罪惡，天然，都被對付了；只剩下復活的，都是在新造裏的。這就是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巖的隱密處的甘甜的聲音和秀美的面貌。

今天我們的生活，就是一天過一天受十字架的對付，失去在亞當裏的。今天我們不是去得復活的生命，我們今天是要失去在亞當裏的生命。一切出乎復活的生命，我們都有了；但同時，我們又帶着許多出乎亞當的。所以今天不是得着多少的問題，乃是失去多少的問題。

主不能立即說她的聲音甘甜，面貌秀美。主乃是要等她到了磐石穴中，陡巖的隱密處，纔說。當她那些外面失去了，主才如此說。「是」本來是，不過要等到十字架之後，才能說。所以十字

架是我們失去的地方。惟獨經過復活的，才能失去。（對罪人傳復活，是因為他們需要生命；對信徒傳十字架，是因為他們需要失去。）

（四）除去攔阻（二15）

十五節：如果這些話是良人說的，就是繼續二章十三節的「葡萄樹開花放香」說的。這裏的「我們」與二章十二節的「我們」，語氣相同。「要給我們擒拿……」是命令的口氣。大狐狸，是專門吃果子的；小狐狸，一有機會就折下葡萄枝等。大狐狸要吃果子，就你還有結果的可能。小狐狸是使你連結果都不能。若不注意這個，就復活前的十字架的生命和復活後升天的經歷，都要被小狐狸弄壞了。

「開花放香」，是正開花放香的時候。可見還未到完全的地步。復活的彰顯才起頭，升天的彰顯才起頭，在不留意的時候，牠們都可以來，把這些弄壞了。

什麼是小狐狸呢？每一個舊的生命小的彰顯，習慣，回頭看自己，都是小狐狸。不一定是頂大的罪，一點愚昧能敗壞許多善事（傳道十1）。小狐狸是躲在葡萄樹後的，一不察意，葡萄樹就被牠毀壞了。

攔阻在主觀方面第一步的跟隨的，以致使葡萄樹不能結果的，這就是小狐狸。在第一步復活的生命在裏面還未站得穩時，要防備這小狐狸。

對付小問題（小狐狸），不是女自己個人所能作的，也不是王一人所能作，乃是要女與王合作的。



失敗和恢復 (二一六至三三五)

十六節；女既看見王的態度，聽見王的呼召，看見了完全聯合之後，她就如此答應。她又回頭去看頭一段已有的經歷。有一件事，已滿足了她的心，就是良人是她的。良人之於她，她已曉得清楚了。她也知道她是屬良人的，不過這並非是她所注重的。她回頭去看她已往的經歷。（這裏是她作中心；六章三節是王作中心，但是她也說到自己；七章十節是王作中心，只有他而忘記她自己了。）

她說的話並不錯，但是她答非所問。這是叫人多失望的答應呢。不是問這句話好不好，是問說良人所說的，她聽見了麼？一個纔有奉獻的人，她並非不知道她對於主該如何；但她總不能忘記良人如何對於她。她總是中心，而不知道他是中心。不過她在這裏，也有一個感覺說，她自己還屬乎良人的了。

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羣羊。」這裏雖是講到工作的問題，但是卻不是注重主怎樣對付羣羊，而是注重主和百合花的關係。百合花，是有清潔良心的人，是主自己栽種的，是主自己的工作。（詩四十五篇是調用百合花）主是在一班人中牧養他的羣羊。她這樣說，意即我是百合花，主也是牧養我，我有主夠了。她所注意的，還是他之於我。她的話語，並沒有答應主所要求的，所以不能叫主滿意。

十七節：「我的良人，哪等到大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，你要轉回，好像羚羊，好像小壯鹿在

比特山上。」（羚羊，達祕與美國本의脚註，都是單數的小羚羊；但英，美本의正文，都作單數的母鹿。小鹿，英，美，達祕三本，都作單數的小壯鹿。比特山，意即離別的山。）

她如此說，是她承認有黑影的存在。她在隱約之中，也承認自己是不能滿足主的心的。她知道與主完全的聯合是不夠深的。她知道十字架的呼召，升天的要求，復活的表示的緊要；但是她自己也知道她對於這些是來不及了。所以她在這裏對主說，等到黑影過去。她仰望天亮，她仰望有一天會亮，有一天黑影會過去。她要求良人的轉回。「轉回」，這句話，一面表明出她的來不及，不能聽見良人的呼召就起來同去。另一方面，又表明說，她不是不要良人同在。所以把這兩點合起來看，她是要良人和她同在，但是她是要良人和她同在她的地方——同在在牆壁裏。她還是注意回頭往裏看的感覺。她只要她自己在感覺上所享受的同在。她沒有要和她良人「躡山越嶺」的同在。換一句話說，感覺上的快樂是她所追求的；復活的運動是她所不願意的。再換一句話說，用枯燥的信心跟隨主到任何地方，到任何的環境裏去的功課，是她所還未學會的，是她所作不到的。

在這裏，她得一大啓示，就是她並不是和主在所有的地方一直同住的。她本來只能和主在她的裏面，在感覺上，活出同在。本來和主的同在，也只有這一個地方。她以爲這個同在是最高，是惟一的，此外再無別的同在了。但是，事實上，在她的本分裏，家庭裏，世界裏，她還未學會在這些地方和主一同「躡山越嶺」。以前她不知道，乃是經過這一次的啓示——亮光，她才知道。她只有在她裏面的同在，其餘的同在還未得着。可是她並沒有能力去得這一種的無所不在的同在。她還未學會功課，來覺得這種無所不在的同在的寶貝。所以她不止沒有能力去得，她也

沒有能力去要。她知道她不能去，但她也不求去。她也沒有看出比特的痛苦。所以她能冷冷靜靜的說，請你快一點轉回。她知道主所能去的，是她所不能去的。但她不知道不與主同去是多可惜。她以為只要有在牆壁裏的那種同在，就心滿意足了。她還不知道不能與主同去的那地方，是多可惜。所以她就求主要像「羚羊或小壯鹿在比特山上」那樣快的回轉。她並沒有求主給她能力，帶她出去，叫她免去比特山（分離的阻擋）。她以為說，比特山是可以讓牠存留的。

但是，事實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主一在外面退去的時候，就叫她裏面的感覺也失去了。主並未離開她，但在她的感覺上，他的確是離開她了。主教育的方法，就是如果她不能用他的同在，把她帶到世界的環境裏去，主就叫她裏面也失去她感覺上的同在。二章七節的時間，我們也不知道有多久長。但是在那個時刻之後，我們若不能在環境裏與基督同在，我們也就不能在感覺上與基督同在。我們若不能憑着信心與基督同在，我們也就不能憑着感覺與基督同在。這就是許多基督人與主有頂親密的感覺同在之後，後來竟不知道爲着什麼緣故，不能再恢復那個經歷的原因。當主得不到他的目的時，你也不能得着你的目的。你若不接受他新的恩賜，你就要看見你舊的恩賜也失落了。你還以為說，你自己還是過着一章十三節的生活；豈知道你竟然有三章一節的經歷。（一章十三節和三章一節，都有「夜」字。）她以為說，她整夜還是像從前一樣，把主懷抱在她的胸間。豈知道在夜裏，主已經不見了。她寶貝主的感覺上的同在。她寧可躲在牆壁裏，來保守這一種的感覺。她寧可不往世界的環境裏去，她寧可讓主有他單獨的工作和興趣，她寧可叫主和她的聯合不是完全的合一，她寧可讓主在她之外有了活動。所以主現在就除去她所寶貝的感覺，叫她在感覺上（雖然在實際上沒有）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來吸引她往外面去尋求主。這是女的頭一

次被吸引往外面去。

三章一節，這裏的「夜」是多數的（一章十三節的「夜」是單數的）。是一連幾夜。好像她的良人躲起來了。這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主的目的，現在就是利用她愛感覺上的交通的心，來吸引她去得着他所要她得着的。她因為失去了主感覺上的同在，她就以為她是失去了主。她沒有知識，她還沒有經歷。所以她是愚昧的，她還不知道主的用意。她去尋找她心所愛的（一至三節，三次說這話）。她以為她是尋找他。（「尋找我心所愛的」可作「我尋找我心所愛的他」。）她還不知道，她不過是尋找她感覺上的同在。她的尋找是真的，但是她並不知道那不見是假的。

二節：路加十五章二十節的「起來」是向父的，這裏的「起來」是向子的。本書三章一節的尋求，是在床上的尋求。意即她還沒有離開她那個地位，她那個地位還不對。

我們認識主在十字架上第一步。這是本書所未說的。既然認識了第一步，就得有心裏的基督，就是在感覺上的交通，就是內室和酒家的經歷。以後還當認識一位不受環境限制的基督。她第一，第二步都有了；但是她還沒有看見第三步。她如床出了事，她以為有安息的地方出了事。主現在是來擾她這安息。凡未曾得着這個「以青草為牀榻，以香柏樹為屋的棟樑，以松樹為椽子」的人，主得引她去得這安息。但那已經得着這個的人，就得引她更進一步——和主一同躡山越嶺。主現在就是叫她在以為可安息的床上，覺得他不在這裏了。

她現在定規要起來。現在她看見信心的沒有進步和感覺上的失去了。起來的意思，即不再睡在床上，不再歇了。主現在要她學習，不是有地方的安息，也不是有時間的安息。從前以為有地方的安息，有時間的安息，是好得無比的。但被主帶領更進一步的時候，就知道地方和時間的安

息，不是完全的。所以她要起來，離脫這個安息，就是起頭來學習那隨遇而安的安息。

她說她起來之後，要「遊行城中」。（在當初，這城是指耶路撒冷。在今天，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是指一切屬天上的。）她要從一切屬天的事情裏，屬天的東西裏，和屬天的人中間，找出基督來。也許她花過工夫去讀聖經裏的許多道理，或者把人家的書去看過，或者在屬靈的人的聚會中去過。她都作了，並且還不止如此。她還到「街市上，在寬闊處」去找。「街市」就是街道，即普通的街道。「寬闊處」即是寬闊的街道。這些地方都是城中居民來往的地方，是他們交通的地方。這些地方就是他們蒙恩的方法，因主是道路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神的子民平時所藉着來得着交通，來得着恩典的方法，她也都用過了。這些方法，也許包括認罪，悔改，禱告，禁食等，以及聚會，和聖徒來往，也許相信，依靠都在內。（找罪人，是在大街小巷。但是新耶路撒冷只有街和大街，在神面前，沒有小路可走。世界的人常走小巷，但在屬靈的方面是不可能的。）在這些地方，她也找不着主。

主有意躲避的時候，叫人不覺得他同在的時候，人就難用尋求的方法，把他恢復過來。到此，她學會一點功課，就是說，主定規是不在床榻的地方。如果往裏找不着的話，就得往外面去找。如果禱告不是爲着禱告，乃是爲着主的同在；如果讀經不是爲着讀經，乃是爲着主的同在；如果安靜不是爲着安靜，乃是爲着主的同在；她就要看見，這一種的禱告，讀經，安靜，到了一個時候，這些都得離開，才能得着主的同在。

她現在已經起頭離開她的床榻，起首學習與神的兒女來往，起首抓住神的道路。她現在也沒有遮掩，她現在也顧不得面子，她也並不存外面作更多的工，來遮掩裏頭的虛空。她現在學習和

神的兒女調和在一起，來解決她自己的靈性。從前她蒙恩的方法只有一個，就是她的牀榻。現在她能遍行城中，找着許多的道路和街市了。她雖然還沒有遇見她的主，但是主並沒有在城外。她走的這些路，雖然不能叫她遇見主，但是這些路還是她所不免於走的。過一下，她要遇見她的主、現在一切的問題，是時間的問題。

三節 「巡邏」宜作「遊行」。看守的這班人，是神託付來看守靈魂的人（來十三17）。他們是一直在城中走，他們在屬靈的事情上，是很熟識的人。也許在已往的時候，他們會給這女子許多的幫助。這女子雖然沒有去找他們，但是他們因着職守所在，竟然看見了這女子。在女子的心裏想，也許他們能告訴我，到底我心所愛的是在那裏。

但看守的人所能作的，最多不過就是指示道路，或者道理。要遇見主。還得你自己到主那裏去。沒有一個看守的人能代替你作這個。找着看守的人，並非找到主。每一個尋求的心，都得直接的對付主和受主的對付。看守的人雖然有用處，但是有的時候也是無用。當你受主對付的時候，你若過於依靠他們，你要看見你還是不得要領而去的。你要看見引導到你心所愛者的路，乃是需要離開他們的。也許你要像這女子一樣，在你剛離開他們的時候，就要遇見你心所愛的。

遊行城中，雖然是需要的，但不能引她到主那裏。街市，雖然是需要的，但也不能就引她遇見主。主要她走一條路，所以看守的人都不能幫助她。

四節：「我剛離開他們，就遇見我心所愛的。」這一次良人被她遇見，有什麼意思呢？這並非說，她遊行城中是絕對是對的；也並非說，她走的街道街市都不錯；也不是說，她在看守的人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就是完全的了。她還有許多功課要學。她不止是一個在空心上的人，並且也是

一個在主手中的人。這裏並不是說她再一次得以遇見主，就是她達到完全的記號；乃是說她知道她只能受這末多的試驗。雖然她離開完全還遠，但爲着她尋求心切的緣故，主就樂意在這裏給她遇見。把這一次的試驗帶到一個段落，過了這日子再引她走前面的道路。在一個沒有與主完全合一的人身上，就是她的尋求，也難免有許多攙雜的，不完全的；但是，主今天沒有工夫來對付這個。在這初步的經歷中，主還肯讓尋找的必定尋見，雖然她的尋求還不一定都是屬靈的。這裏很像以西結所說的，把水盪着走過去。好像主把這一段量過了，讓她走過去。這一段路程，不過是照着主所量的而已。

「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。」現在她以爲已經得着她所失去的了。她也許以爲前一次的失去，是她拉得不夠緊。所以，這一次她緊緊的拉住他，前一次在感覺上，她不夠做醒，所以他走了。現在她要頂做醒地守着他。她雖然知道了她該出來和主在一起；但是在感覺上要求和他同在，還是她心中的羨慕。一部份出來的功課是學了，但是信心的功課並沒有學。是起來了，但是還沒有和他同去。她還沒有學會讓他自由來去，她還不知道在信心的生活裏，長久的感覺主的同在，是不可能的。她還抓住這一個，她並不知道在感覺上的同在，是該讓主自由來去的。當他歡喜的時候，我們就可得着感覺上的同在；當他不這樣歡喜的時候，我們就得讓他自由，而只在信心裏持守着他和他的一切。但是，她還不知道這一個。她以爲感覺上的同在，就是最好的了，她還不知道（也許她已經聽見）信心的道路和生活。所以她拉住他，所以她不容他走。豈知道出乎肉體的拉住，不過是叫自己還得失去。屬靈的尋求，就能讓主自由、屬魂的，就要爲自己打算，雖然她所尋求的乃是主的同在。

但是，主是按着人的程度來對付人。所以她雖然有許多的功課還沒有學，有許多的事情還不知道，主却肯被她遇見，被她拉住，被她帶走。因為在目前的對付中，她所經過的已算是夠好的了。她所受的試煉，也已夠夠大的了；她的追求，也夠完全了。因為她並沒有學會分開靈和魄，所以主在這裏不怪她。

「領他入我母家，到懷我者的內室。」在裏面雖然有自己的攪雜，主還肯謙卑他自己，讓她好好地再一次享受主的同在。主現在進入她母家，到懷她者的內室。如果「母親的家」是恩典的原則，就「懷我者的內室」是指神的愛了。神用恩典的原則和愛的心來待她。（我們作罪人的時候，是在情慾裏懷的胎，是在罪惡裏生的。這裏是在愛裏懷孕，是在恩典裏生的。）她是憑神的恩典和神的愛，來尋求主的同在。在詩的方面，就是帶主到一親密的地方。她是一個女子，所以母親的家，懷我者的內室是她頂好的地方。

到了這裏，又告一段落。她在此，又好好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是，這並非就是完全。

在這裏，主還是被動。這個女子還未學習如何讓主自由。但是，她已經學會相當的功課。在這裏，她又要過一陣時候。（也許過了幾個月？）

抓住的力最強的時候，就是在第一次失去主而又得着主的時候。

五節：主又吩咐了。這一次她受的試煉很大，所以主給她有這一段安靜的時候。主的意思是：這個人是我所對付的，用不着你們去幫她，用不着你們去激動她。在這裏學的功課，還是實實在在的，在以下她實在是一個大進步。在底下可以看見，二章所說的復活的能力，復活的豐富，十字架的生活，她必定已經相當的學會了（雖然不敢說是絕對的）。她前三樣的功課是相當的



學會了，所以底下主纔有那樣的讚美。

### 第三段

新造，升天的呼召，愛的生活。（三六至五一）

### 新造（三六至四六）

前一段是說「領他入我母家，到懷我者的內室」。主在那裏有很長的時候，表明這地方必是主能安息的。雖然她的拉往有不好的成分在內，但這個地方還是主所能去的。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乎愛，一切都是出乎恩典。她在這裏一次看見自己的虛空，她也看見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愛，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恩典。誰能知道我們在神的愛和恩典裏所學的功課是多少呢！但基督在神的愛和恩典中所教訓我們學的功課，那功課是無可限量的。所以這女子，當她安靜一時，和主同住在她的母家，「到懷我者的內室」時，她必定是學會了，她必定看見了第二段所要學的功課。神因着自己的愛要給她恩典，叫她有能力學會主在這裏對她所要求的。我們知道，一個尋求主的人，像第二段這種的經歷是不止一次的，也許亦不止幾次的，乃是多次的。神的靈並不重複地一直記載這種的經歷。雖然重複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，重複的對付也是不可避免的；但是一切都是發自神的愛，一切都要藉着神的恩典！——不管是失敗，或是受對付。在愛裏總有計劃，在恩典裏總是扶助。所以我們的眼睛就不必看類似的經歷，只要看見她是住在神的愛中和住在神的恩典中，就夠了。因為神的愛並非死的，而神的恩典乃是常常積極作工的。所以在底下一段，我們就立刻看見，她有了

空前的進步。她的生命和生活，比在第一段裏，是顯而易見升高了一層。三章六節至十一節，我們並不知道開口說這些話的是誰。不是女子說的，也不是良人說的，乃是第三者說的。在這裏，聖靈是藉着一個旁觀者的口，來顯出他自己對於這女子的觀察，來顯出這女子在經過前一段對付之後，並在她的母家從主所學習的，所多次學習的是什麼。（三章四節這一段的時候，包含了她一段的歷史，就是在母親的家所安安靜靜學習的經歷。）

（一）完全的聯合（三6至11）

六節（「那」，是女性的。）在此已經看見她漸漸地脫離曠野（流蕩）的生活，而進入完全的安息。曠野是流蕩的地方。她現在是從曠野上來，漸漸地上來，一步一步的脫離流蕩的生活，來進入主的安息。在聖經中，曠野都是在南方靠近埃及的。迦南是在北邊。所以這裏用「上來」的字眼。（從南方上來，離開埃及的。）在這裏不是一下的事，是一步一步的進步，一步一步的脫離漂流的生活，和一切出乎世界的影響，而達到神所賜給信徒的產業。她在母親的家裏，已走了她曠野的路程。（她在曠野的經歷，都是在神的愛和神的恩典中度過的。）現在她要顯出她屬天的生活來。

她像什麼呢？「形狀如煙柱。」「煙柱」，乃是火所發出的（約珥二30）。「煙柱」，是指聖靈的能力說的。（徒二章三至五，聖靈降臨是如此表顯的。）煙，本來是易散的。但她在這裏如煙柱，可見是搖不動的。因她從曠野上來，而煙竟如柱，這是說她滿了聖靈的能力。這是說在人雖是靠不住的，但是在此竟然成了柱子。「柱子」，是穩妥的，是安定的。（在神的殿中作柱子，就是表明不出去了。啓三12。）

「沒藥」，是指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死說的。她如此薰自己，可見她在主觀方面已經有了十字架的經歷。這就是她有腓立比三章十節的經歷。

「薰」，先是吸收進來，然後把味道發出來。這是說，她先是在裏面經歷過，然後又發出來。一面是披戴基督的香氣，另一面又是發出基督的香氣。

「乳香」，是注重在香氣。（沒藥指死，就乳香當然是指復活說的。）乳香，是指主的生活，更是特別指着主那個禱告生活；就是基督的美德，就是神所看為馨香的。乳香質像膠一樣，又乾又軟的。頂希奇的，主是先活而後死；我們是先有主的死，而後有主在地上那樣的生活。（先沒藥，後乳香。）

「商人各樣的香粉。」「商人」，在此是單數。和馬太十三章四十四節連起來，是指主耶穌說的。這是說她不止有沒藥，不止有乳香，並且有一切出乎主耶穌的，就是他所能夠賣給你的。他是商人，不能白送，所以她是出了代價得來的。（馬太十三章四十四節是主買，這裏是主賣）她出了相當的代價，從主身上得着一切。香粉，好像是補充沒藥和乳香的。

七至八節：七節的「轎」可譯作「臥榻」。八節的「驚慌」當譯作「警告」。這個答案很希奇。六節的問，是問到女子如何；而這裏的答，是答到王如何。

這「臥榻」是指什麼？是指所羅門的得勝說的。臥榻是夜間的東西，是黑暗掌權的時候。黑暗掌權時，是不能安息的；但所羅門還能有的臥榻。夜間並非無警告，但是他還能有的臥榻。所以這是說到他的得勝，說到他得勝黑暗的權勢。

臥榻的周圍，有六十六個勇士，個個都拿着刀（原文無「手」字）。刀是在他們的腰邊，他

們都是會打仗的，他們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。合起來說只有一個意思，就是所羅門的臥榻預備好對付夜間的警告；就是任何的事情發生，他都有法子對付，他都能控制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沒有仇敵能搖動所羅門。在他的得勝的安息裏，這些勇士就是代表所羅門的能力；意即所羅門有能力來對付所有的仇敵。他還能有臥榻，是顯明他的得勝有餘。問是問到女如何，答是答到所羅門如何，這就是表明女和所羅門的聯合。所羅門的，就是她的，這就是聯合。這就是說，這個女子如何與基督的得勝聯在一起，就是說到我們如何享受基督對於撒但的得勝。並且今天還有許多的天使，是預備好，在任何的時候，來爲着基督的得勝爭戰。（得勝是有了，他們是維持得勝。他已寫作王了，現在是維持他的得勝。）

九至十節：這是答應的第二部份。（七節的「看哪」管到九至十節。）臥榻，是他夜間用的。華轎，是他白天用的。如果臥榻是說到他的安息，華轎就必定是說到他的遊行。如果臥榻是說到他的安居，華轎就必定是說到他的交通。如果臥榻是對於仇敵的話，華轎就必定是對於朋友的。

我們所看見的是一乘轎，並不是一輛車。如果是車，就要用自己的輪子的能力；轎是用人抬的。我們記得約櫃的歷史，約櫃是不能用牛車拉的，是要用哥轄的子孫抬的；意即基督在神的兒女中的行動，是屬乎他的人把他抬出去的。

這個轎子是用利巴嫩木作的（當然是香柏木）。木是指人性。但利巴嫩木是指有高貴品格的人性。

「轎柱是用銀作的。」這又是說到他的救贖。在客觀方面，就是說藉着基督的救贖，才能把他

帶到人面前去。在主觀方面，就是十字架的作工，作工在我們裏面到一個地位，叫肉體沒有存在的餘地，我們才能顯出基督來。

「轎底是用金作的。」就是說，一切都得出乎神的才可以。神聖的生命，就是我們在重生時所得着的，就是我們與十字架完全聯合的時候才完全得着的，乃是顯出基督獨一無二的根據。在神的生命之外，我們沒有別的地位。

「坐墊是紫色的。」因為他是王，他必須掌權。一切的政治，必須在他的肩頭上。他必須得着王的地位，坐在那裏作王。

「其中所繡的，乃是耶路撒冷衆女子的愛情。」是繡在腳底下的，就是繡在轎底上的。意思就是衆聖徒都是愛他的。

剛才的問題是問「那從曠野上來的是誰呢？」但是答案又是說到「所羅門的轎……」如何如何。這又是說到信徒與主的聯合。頭一答是說到所羅門在仇敵面前的問題。現在是說到所羅門在朋友面前的問題。剛才說到所羅門的能力，現在是說到所羅門的榮耀。前一段是給我們看見說，所羅門的能力就是女子的能力。現在的一段給我們看見說，所羅門的榮耀就是女子的榮耀。

華轎，柱子，轎底，墊子，愛情都是所羅門的；但是也都是她的。不止如此，連其中的所羅門也是她的。這些不止就是她的，並且就是她。所以說，現在是個大聯合。所以這兩句話給我們看見說，這女子與所羅門是如何完全合而爲一了。因此，問的時候是問到女如何，答的時候是答到主如何。

到三章十一節，才發生了正當的愛的關係。起先不過是朋友，現在是訂婚了。三章十一節的

「婚筵」亦可以譯作「訂婚」。

「錫安的女子」，也許就是代表得勝者。她們能在別人的經歷上表同情。這裏的「冠冕」，並不是榮耀的冠冕，也不是千年國度裏的冠冕。這冠冕並不是代表權柄（作王）。這冠冕是所羅門在許多冠冕之中，他的母親又加上的一頂。這冠冕是爲着他的婚姻而給他的，乃是能叫他心中喜樂的。新約裏有兩種冠冕：（1）是代表榮耀權柄的（帖前二19）。所羅門在這裏的冠冕，是第二種喜樂的冠冕。所以這裏的冠冕是代表他所要娶的人。王得着這個女子，好像多得着一頂冠冕，能叫他的心得着喜樂。意即從今以後，他看這女子像他頂寶貴的冠冕一樣，好像他藉着她有所誇耀，好像她能加給他榮光。

這「母親」，有頂多不同的解釋，但是很難以得着一個滿意的。理由都是有的，但於和屬靈的路線連不起來。以個人的看法，比較起來，好像是指着人類說的。因主耶穌的父是神，他的肉身的母是人。好像主耶穌從人中間能得着一個人滿足他的心。

乃是從這裏起頭，這女子和王有婚姻上的關係。所以，婚姻上的情愛和喜樂，是在有了完全聯合之後才有的。聖經上給我們看見，與主婚姻上的享受，是與主有了經歷上的聯合之後的一個結局。第三者所說的，是到此爲止。

## （二）新造的美麗（四1至5）

因着已往有這麼多經歷的緣故，所以王重說以前所說過的一句話。「看哪，你是美麗的！我的愛友！看哪，你是美麗的！」現在王可以很放心地對她說這一句話，因爲她有以前這一種的經歷。就是因爲她有第三章六節的經歷的緣故，她與王有完全聯合的緣故，她不會將讚美留下爲自己

用，所以他現在可以很穩當的讚美她。

王在這一段所有讚美的話，共有七樣。這些讚美的話，表明人與主有了完全聯合之後，明白了什麼是十字架，什麼是復活之後，她在外務上所要有的表顯。換一句話說，這些讚美的話，就是說一個在基督裏的新造，到底是如何的。

(1) 鴿子眼：表明屬靈的眼光，人第一件事，在屬靈的進步上所有的，就是屬靈的眼光，即能看見屬靈的事。鴿子眼是專一的；同時也有屬靈的意見，因聖靈如鴿一般。眼睛一轉一，就有屬靈的眼光。但是我們有一個頂大的危險，就是我們屬靈的眼光並沒有帕子。帕子是用以遮蔽的。「在帕子內」，意即你有屬靈的眼光，你能看見屬靈的事，但並不叫別人都看見你所有的。我們也許有鴿子眼，但是缺乏帕子。(頂容易把所見的都輕易說出來。)還有一件事要注意的，就是在帕子內的眼睛，不是普通的人所能看得出的。意即你的眼睛向世界是遮蔽的，他們並不知道你有屬靈的眼光，他們看你也和普通的人一樣。信徒的愚昧和錯誤，就是將他藉着聖靈所看見的東西，隨便地告訴世人知道。我們若沒有屬靈的眼光，我們就該知道說，我們所認識聖靈的能力和工作的，必定很少。如果我們所得的聖靈越多，我們所得的鴿子眼睛也必定多。斷然不能鴿子的本身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，而你能有鴿子的眼睛的。所以真實的亮光，都是從跟從聖靈而來的。但是多少時候，這亮光該從世人的眼睛遮蔽起來。這就是主說到這個女子的美麗的第一點。我想我們很少注意，屬靈的眼光都是為着基督的喜樂的。連我們屬靈的眼光，都是他所稱羨的。

(2) 頭髮：表明奉獻與順服。頭髮在聖經中所提起的，只有一點點。在參孫的身上，頭

髮是他的奉獻，意即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留給神用。所以，他就有了能力。我們在神面前的奉獻，就是我們在人間的能力。我們在神面前奉獻有多少，多完全，多清潔，就我們在人間所顯的能力要有多少。分別為聖的奉獻，就是一切能力的根源。頭髮，在聖經中，還有一箇的意思，就是為着遮蔽自己。女人的頭髮，拿細耳人的頭髮，都有這個意思。意即站在一箇順從的地位，學習如何把人的，天然的，肉體的隱藏了，而學習讓神彰顯出來。

「如同山羊奉，臥在基列山旁。」山羊是白色的居多。基列山旁，是山羊多的地方，是章預多的地方（耶五十19；彌七14）。山羊，在聖經中，特別是用作贖罪祭的。她的頭髮像一羣山羊那麼多，在基列山旁那裏。這是表號。意即她喫飽了，是預備獻祭的。你的奉獻和順從在什麼地方顯出呢？就是你得着神的餵養，得着神的糧食，都是為着奉獻。這個就是我們的能力，這個就是我們的順從。

（3）牙齒：表明接受的能力。牙齒，是用以咀嚼糧食的工具。這裏並不是糧食的問題，乃是接受糧食的問題。神在聖經中曾給我們看見，他曾給我們預備了許多不同的糧食。在這裏，是給我們看見接受這些糧食的能力是如何。這裏所說接受的能力，並非指嬰孩說的，乃是長大人說的，因為惟有長大的人才長牙齒，這是寓意方面的。

「你的牙齒，如剪過毛的一羣羊，洗淨上來，備個都有雙生，沒有一隻喪掉子的。」這什麼說是羊羣呢？必須是羊羣嚼草。因為在你裏頭有了一個東西是屬乎基督的，有了這個東西，才能接受神的糧食。羊羣裏頭有了一個東西是與基督相同的，才能接受那些出於基督的東西。



「羊毛」，在聖經中，是指屬肉體的生命，或者屬肉體的熱說的。所以祭司入至聖所不能穿羊毛衣服。所以聖經裏指着基督藉聖靈所給我們的義，乃是用白細麻布作表號。因為聖徒已經被十字架除去了他屬天然的生命，所以說她的牙齒如剃過毛的一個羊羣。意即她接受的能力，不是受天然的能力的鼓勵。所以，我們在主面前的追求，接受主的恩典，查請聖經都不可憑着血氣的熱心。用自己的努力，隨着自己的時候，這個就不是主所稱讚的牙齒。剃過毛而又是洗淨的羊，是非常之潔白整齊的。這裏的洗淨，意即她追求的目的是為着洗淨。

「個個都有雙生，沒有一個喪掉子的。」意即接受的能力是一律的；不是在有的事能接受，在有的事上不能接受；不是在屬靈的事上有信心，在物質的事上沒有信心。如果在有的事上不能接受，在物質的事上不能相信，這就不是雙生的，是喪掉子的了。雙生，不喪掉子，就是完全的接受。天然的牙齒總是一對一對的。她的牙齒個個都是雙生的，就是說她接受的能力沒有一點參差不齊的。

(4) 唇(四章三節第二句的「嘴」，原文是「話」)：唇是發表的意思。如果牙齒是為着接受的，就嘴唇必定是為着發表的。如果牙齒是為着糧食的，就嘴唇必定是發表已經消化的。在新約裏，主不止注意到我們的眼光，奉獻，接受，主也注意到我們的話語。

「朱紅線」有兩個說法：(1) 指救贖說的(書二二)。(2) 指權柄說的(太二十七28, 29)。一面是嘴唇得了潔淨的記號(賽六6)；另一面就是一切的發表都得在王的權柄底下，就是嘴唇受王權柄的管理，不像詩篇十篇二節所說，「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，我們的嘴

唇是我們自己的，誰能作我們的主呢。」要經過教贖的嘴唇，把自己服在主的權柄之下，不隨自己的意思說，才能有秀美的話語。（牙齒是擺在嘴唇之前，喫進去的如果不對，就說出來的也必定不對。）

（5）兩太陽：是外表的美麗。「太陽」亦可譯作「兩頰」。兩頰是顯出人美的地方。所有我們向外的表現（即喜怒哀樂等），都是從頰表明出來的。

「在帕子內如同一塊石榴。」這不是一個整的，是已經開的。石榴，在聖經中，意即充滿生命的。因為牠的子最多，每一粒子是充滿甜汁和紅色，是又甜又美的。意即信徒這些外表的美麗，是從他充滿了主的生命而來的。但一切都得從世界的眼睛遮蔽起來，這是在帕子內的意思。換一句話說，能知道我們的美麗的，惟獨是主。雖然在教外該有好名聲，光該照在人中間，但是這並不是爲着彰顯，我們彰顯的地方，只有在主面前。在幔後，關上門，這永遠是信徒生活的原則。

（6）頸項：表明意志的降服。頸項是代表人的意志。人太隨己意而行，太硬，太驕傲時，聖經說「強項」（賽三16）。所以這裏的頸項，就是人在神面前意志的降服。主看人意志的降服，是人身上頂美麗的地方。在此用兩句話來表明人降服的意志是如何。第一句話是說，「你的頸項好像……高臺。」高臺，第一個意思，就是不是駝背，頸項不直的人，就是駝背。在聖經中，駝背的人是受撒但壓制眼看地下的人（路十三16）。頸項像高臺，意即她已得了釋放，沒有撒但的細綁，沒有愛世界的心。高臺，第二個意思，就是堅固的意思。意即她的意志已經被神帶到了一個堅固的地步，而不愛世界，而不受撒但的影響了。第二句話是說

「好像大衛……的高臺。」這高臺不是普通的高臺，乃像大衛的高臺。意即此高臺是爲着大衛的。所以在這裏，除了堅固和釋放之外，還有這女子的意志被帶領到一個地步，就是完全順服大衛。她的堅固，就是在乎她的順服基督；她的釋放，也是在乎她的順服基督。我們都知道意志被基督擄去的要緊。

這高臺是爲着什麼用處呢？是爲着收藏軍器的。意即所有屬靈爭戰的地方，都是爲着爭奪意志的。裏面所收藏的軍器，就是基督得勝的方面。爲着保守信徒的意志，免得被仇敵奪去。但是，這裏的軍器，並非注意攻擊的，乃是爲着防守的。所以你看見所提起的，乃需盾牌和籐牌。我們知道盾牌和籐牌，都是爲着保護的。「一千」告訴我們說，是夠多的。「勇士」告訴我們說，是夠強的。所以總意乃是，爲着大衛的旨意，她是肯完全降服的。她對於遵行大衛的旨意，是堅固像高臺一樣。她是嚴密地防佈，不讓仇敵奪去她這種降服的意思。

(7)「兩胸」亦可譯作「兩乳」；表明信和愛。(原文只有「喫」字，沒有「草」字。)胸懷是表明我們情感的地方。在我們聖潔的情感裏，最緊要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和愛心。我們就是藉着這個來擁抱我們的主。我們也是在這裏覺得主的親近。我們也是在這裏讓他親近我們。信和愛是我們與主聯合的獨一的，二而一的方法。(是信和愛合起來的，所以兩胸長在一個人的身上。)

「小鹿」，是畏怯的，怕羞的，容易受驚的，感覺敏捷的。這個就是我們爲主所保守的聖潔情感。這不是公開的，乃是充滿感覺的，是我們要小心看守而不可隨便對付的。我們如果

稍爲大意，就很容易失却的。

是什麼樣的小鹿呢？是「一隻母鹿變生的」（原文）。意即這一對小鹿，是一母所生，是同樣大小的。意即信和愛要同樣的生長。沒有一個人得主稱讚她是美麗的，而她的信大愛小，或者愛大信小。如果這樣，主就不說她是美麗的。所以在新約中，我們看見這兩樣是同時並重的（加五6；提前一5，14；門5節）。在屬靈的實際方面，沒有愛大信小，或者信大愛小的可能。大就都大，小就都小，有就都有，無就都無，因爲是兩胸，是一對小鹿，是一母變生的。

兩個小鹿是在「百合花中喫……」，意即信和愛得着餵養，能夠長大，乃是在一個和她自己從神那裏所得的生命的性質相合的環境裏。「百合花」，意即神所給她的看顧，應許，清潔。意即信和愛要在這一種的環境裏，才能得着餵養。百合花在荊棘中是可以的，但是信和愛是不能在世界裏（在荊棘裏）發芽的。「百合花」，意即屬天的境界。信和愛是活在屬天的境界裏的。「百合花」，是神所給的清潔，意即一個無虧的良心。良心一有虧，信和愛就漏掉了。信和愛只能在清潔的良心裏生長。「在百合花中喫……」，意即在主所餵養的地方（歌二6）。

### （三）女子更深的追求（四6）

三章六至十一節，給我們看見她和主的聯合。四章一至五節，給我們看見聯合所產生的——叫主得着滿意了，叫主能有她是美麗的。在第一大段裏（一8至二7），多是女讚美王；王對於女的讚美是非常簡單的。在第一大段裏，講到自己頂多的也是女。當一個人在主面前還沒有深的

經歷以先，還沒有深受主的對付以先，她是常常喜歡談到自己的經歷——自己靈性上的情形，自己的進步，和自己的得着。同時，她也喜歡談到她和主中間的交通——主的愛，主的應許，和主怎樣聽她的禱告。她頂喜歡提到自己並她和主中間的事。她並不必有三層天的經歷，但是她總不能等到十四年後再說。她沒有經過主的對付，所以她的言語顯出她自己的淺薄來。乃是等她經過了曠野出來之後，我們就看見她不大說話了。所以三章六至十一節是第三者說的，而四章一至五節是王說的。

至於她的經歷和她與王中間的關係，她現在已經有夠大的度量，可以自己不提到這些。她不止不說，她並且也能聽。實在說來，也只有不說的人才能聽。她經過了十字架；現在她藉着聖靈知道如何管住自己和自己一切的感覺，所以她能不說。但是，也就是十字架和聖靈裏的自約，能聽主的讚美而不受激動，能聽主的讚美而不驕傲，反而引起她自己軟弱的感覺，反而叫她覺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是不可少的。這一個與從前有何等的不同呢！所以我們看見在第三者述說她的經歷之後，她並沒有補說他們所未提起的經歷。在王的讚美之後，她也沒有故意地謙卑，用話語顯出她的良善來。她不過很安靜的說一句很短的話。

「我要往沒藥山，和乳香崗去，直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。」從她簡短的話語裏，我們看見她感覺到目前的情形和將來的需要。她說，「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。」她感覺到自己還沒有到完全的地位。她覺得她的天還未亮，她覺得她還是住在黑影裏面。她並沒有因為受了讚美，就忘記她自己的情形。難道她和主的合一，不是真實的麼？難道她的生活不是美麗的麼？聖靈的看法和基督的讚美，叫我們知道，她在神面前已經到了很高深的地位了。她和主並沒有間隔；

主也沒有找出她的不完全。但是，這是主的那一方面。所以有經歷的人都知道，一個長進完全的信徒，可以在主的面前，沒有一點的黑影，並且全身都沐浴在主的晨光中，但是在他自己裏面，却不能不覺得黑影還在那裏，早晨還未來到。愈光明的人，就愈看見什麼是黑暗。愈完全的人，就愈要覺得不完全。愈行走在神光中的，就愈覺得需要他兒子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他雖然受了主的讚美，她却不能不覺得她屬靈生活的天還沒有亮，她的黑影還沒有飛去，好像她今天和她從前在曠野飄流時，並沒有分別。

現在怎麼辦呢？在天還沒有亮之前，在黑影還沒有飛去之前，我還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，直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為止。不到天亮黑影飛去的時候，就不肯離開這地方。

信徒在經歷上的天亮，和黑影完全飛去的時候，還得要等到主再來才有的。現在她惟一的救法，就是在沒藥山和乳香岡。她的意思就是主雖然讚美我，聖靈雖然承認我和主的完全合一，但是我還覺得自己的軟弱，敗壞，詭詐，和無用。在完全還沒有來臨之先，我是照舊地要走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並支取主屬靈的生命。當我脫離曠野的時候，我是用沒藥薰我自己的，現在我要往沒藥山去了。以前我是用乳香薰我自己的，現在我要往乳香岡去。如果沒藥和乳香薰了我，會叫我和主有更完全的聯合，會叫主看我為美麗的；就我從今以後，要往沒藥山去，要住到乳香岡去。如果十字架的受死和受苦，會叫我脫離曠野的生活；就從今以後，我與十字架要有更深的聯合。我願意受更大的苦，也肯經歷更深的死，一直等到我的晨光發現。如果我靠著主的生命活着，會叫我一步一步的上來，就從今以後，我願意全拒絕我自己的生命，完全靠主的生命，一直等到主在我身上看見沒有一點是出乎舊造的。

如果我將從前的經歷和我從今以後所要有的經歷來比較，就從前所有的沒藥和乳香還不過是點滴的薰人的香料。從今以後，沒藥和乳香要如山和岡一樣。從今以後，我的高超，我的能力和遠大的眼光，我和神的更親近，我的更遠離世界（山，岡有高超之意），都得藉着主的死和主的復活。

### 升天的呼召（四 2 至 15）

（一）呼召（七至八節）

這是王說的話。一切解經的人都共同承認，這裏是指着升天說的。七至八節是一小段，九節是一小段，十至十五節是一小段。四章一至五節，是女外面的表顯。七至十五節，是女和王裏面的關係。

七節：在女子已經看見十字架和復活更深一步更完全的時候之後，王就能對她說：「你全然美麗，毫無瑕疵。」從前王只說她美麗，現在王說她全然美麗了。因她所有的瑕疵，都被十字架挪開了。在她受對付的時候，一件一件的都失去了。她今天所剩下的，乃是主屬天聖潔的生命，是完全站在復活的新境地裏的。所以，你就只能看見她是全然美麗的。

八節：當譯作「我的新婦，來，與我同去，從利巴嫩，與我一同從利巴嫩，從亞瑪拿頂，從示屈珥與黑門頂，從有獅子的洞，從有豹子的山，來觀看。」在第二大段裏的時候，王對她的要求的兩件事是：（1）要她起來，（2）來，與我同去。當她受對付的時候，她已經起來了。但

是與主一同出去，在主的行動上和工作上她還沒有學習與主同去。主既然有了要求，他從來不肯降低程度。我們有時可以遲延他的時候，他的時候也可以未到，但是他並不更改他自己的呼召。當我們經過對付之後，當他的時候成熟的時候，他又說「來，與我一同來」。現在主是召她升天。許多人以為說，這裏是離開利巴嫩；但我個人相信，這裏是「從利巴嫩」。「從」字雖然可以譯作「離」字，但是在這裏明明是詩的結構，並且在意義上我們沒有看見有什麼理由利巴嫩是該離開的。反而在下文，我們看見利巴嫩的香味和利巴嫩的溪水，乃是女子藉的纏腰的一部份。這裏的利巴嫩顯明是指高山說的，就是普通出香柏木的地方。所以牠就帶着香柏木高貴的意思。在聖經中，許多的時候，高山是指着離開地而且屬天的地方。所以，這裏的呼召，就是升天的呼召；更準確一點，這裏的呼召，乃是叫信徒從升天的地位往下觀看的呼召。所以，乃是升天的異象。

信徒的地位，乃是該在山頂的。雖然許多人曾失敗了，但是主爲着他們所定規的地方還是屬天的山頂。在那裏，天是這末近的；不止，天是圍着他們。在那裏，地是那末遠的；是的，地是離開了。這裏的三個山頂是給我們看見，就是在天上的地方，我們的纏腰也是有不同的高峯的。並且也告訴我們，高處不是只有一點，乃是有許多地方可以活動而並非受網縛的。

亞瑪拿，意即真理。許多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從這裏往下看，我們能住在一切在基督都是實在的高峯上。

示尼珥，是一件輾甲。這自然是說到聖靈所給我們的軍裝；這個思想是完全爲着爭戰的。許多的時候，我們必須充滿了屬天爭戰的眼光，來看這裏下面的事。

黑門，意即毀滅。這很自然的是指着基督十字架上的得勝。他如何是神的兒子，顯現出來，



毀滅魔鬼一切的作爲。我們在許多的時候，可以不注意爭戰，而從這得勝的高峯來對付一切屬世的事情。

升天的高峯是有許多的。升天的地位也是很寬闊的，就是在裏面也有活動長大的可能的。但是，以弗所書給我們看見，天上的地方（一至二章）就是仇敵所在的地方（六章）。在山頂上行走，並且在山頂上觀看，就不能不同時遇見獅子的洞，豹子的山。地上，是獅子遊行的地方；世上，是豹子吞噬的地方。但是獅子的洞是在天上，豹子的山也是在天上。當我們還沒有在經歷上知道什麼是升天之前，我們所碰着的，不過是仇敵在地上的工作而已。我們知道了什麼叫升天之後，我們就要住在仇敵一向所住的地方。我們不止要看見仇敵的工作，我們就要面對面的對付這工作的仇敵。對於獅子，聖經所注重的是咆哮，所以牠的工作是恐嚇。對於豹子，聖經所注重的乃是一刁狠，所以牠的工作是吞噬。

主呼召她到升天的地位來，主並沒有以爲說，從今以後，什麼都是良辰美景的。主乃是給她看見，這雖然是高峯的生活，但是在這裏獅子和豹子比從前更接近的。不知道以弗所一至二章的人，就不知六章的屬靈的爭戰。知道什麼是升天的人，就要看見仇敵的實在和仇敵的接近。雖然這樣，主是請求我們從這裏往下觀看。我們的山頂，仍是真理；我們的山頂，仍是軍裝；我們的山頂，仍然是得勝毀滅。屬天的事，惟獨在屬天的境界裏，才能看得清楚的。反而屬地的事，也只有用屬天的眼光，才能看得清楚的。天上，乃是惟一觀看的地方。許多的時候，我們沒有從天上觀看，我們以爲我們能夠用地上的眼光，來解釋許多的事情。豈知道除了糊塗了之外，沒有別的結局。就是地上最小的事，都得從天上的立場來看。不然，就連極小的事，我們都弄不濶。

但是，從天上的觀看，也就是從獅子洞，從豹子山的觀看。所以一切事情的觀察，是不能把仇敵忘記了的。你如果在天上觀看，你就不能不記得這件事情和獅子豹子發生了什麼關係。有山頂眼光的人，就是知道仇敵對這件是如何看法的人。所以，從神的「賜地」上的高峯觀看的人，同時必定兼有仇敵得失的看法。

所以，屬靈的爭戰，第一，就是地位；第二，就是眼光。沒有那個地位，就看不見仇敵的本身；沒有屬天的眼光，就看不見仇敵的詭計。沒有此二者，就不能爭戰，也不會爭戰。

這是一個空前呼召！真是一個大而可畏的呼召！一個柔弱的女子，按着天然說，要到山地去，要登峯造極，就已是為難的事，何況還要到獅子的洞邊，豹子的山上呢？

### (二) 無聲的答應(九節)

九節：「我姊妹，新婦，你鼓勵了我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頂上的一條鍊，鼓勵了我。」在此，王纔是頭一次稱她為新婦。到這裏，她的心意，與主才完全一致。所以在這裏，主才看她是一個能把自己託給她的人。乃是到了這個時候，她與王纔能在樣樣事上有份。她的愛才到一個地位，是超過普通的；並且純潔到一個地位，能夠有婚姻的關係。最緊要的，乃是她經過了無數的對付，到了今天在她身上所彰顯的，一切都是新造的，叫她能夠滿足王的心。新婦最主要的條件，就是說，王能愛她。王能愛她到一個沒有保留的餘地，因為她是被聖靈工作到一個完全可愛的地位。

王也是在這裏頭一次稱她作姊妹，因為她和他乃是有同樣的性質的；聖潔的和叫人聖潔的，

乃是出於一（來二11）。亞伯拉罕的妻子，就是他自己的妹子；以撒所娶的，也是他本家的姊妹；後來雅各和以掃的不同，就是一個娶了外邦人，一個娶了母家的姊妹。所以基督寄愛的地方，乃是與他有同樣的生命，從一位父出來的人。

「你鼓勵了我。」你鼓勵我愛你，你鼓勵我親近你，你鼓勵我對你滿意，你也鼓勵我帶領你前進。你也鼓勵了我，因為你答應了我的要求。你也鼓勵了我，因為你的眼睛所對我說的。你的眼睛向我一看，你已經表示你肯跟着我一同去。在愛的空氣中，眼睛所說的常常比口所說的更多。主自己豈不是也會一次用眼睛對彼得說過話麼。外人是不会明白眼睛的說話的。愛是能領會眼睛的心意的。不止你的眼睛給我看見你的意思，並且你項上的一條鍊也給我看見你的答應。項上的鍊子，乃是順服神教訓的代表（箴一9）。所以憑着你对神聖靈教訓的順服，和聖靈在你身上所給你的道德的造就，你鼓勵了我。你叫我愛你，你叫我知道我可以帶領你前進。

### （三）裏面的關係（十至十五節）

十節：「我妹子，新婦，你的愛何等的美麗，你的愛比酒何等更美的多；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的香品。」（「何等更美的多」，在中文不成文法，但是在原文，實在有這樣的意思。）

好像在已往的時候，他沒有讚美她的愛。（愛，是發出來的，與兩胸不同。）神吸引人的，就是用他的兒子耶穌基督。神就是把他的兒子擺在地上，請人來愛他的兒子。神藉着基督顯出他的愛來。現在人被基督所吸引，好像是人答應神的那個請。人向基督顯出他們的愛來，就是人答應神的那個請。這裏的愛，就是人對於神藉着基督所顯出的愛的答應。人對基督的愛，好比是向神的回禮。

這一個愛，在信徒一次一次的奉獻，一次一次的受對付之後，是越過越顯得完全的。到了有一天，君主真看見他的信徒在經歷上思念地上的事，完全思念天上的事，他就能夠說，「你的愛是美麗的，你的愛比酒更美的多。」一章二節女讚美王的愛時，只說他的愛比酒更美。這裏王讚美女時，是說她比酒更美的多。從這裏就可知道，信徒對於主愛的欣賞，是捧不及主對於信徒的愛的欣賞。我們雖覺得主愛的寶貝，但是我們還不能領會主的愛是多寶貝。

主因為深切愛我們的緣故，他纔能覺得我們的愛是如何滿他的心。我們知道大衛和約拿單的故事。「彼此親嘴，彼此哭泣，等到大衛優勝。」（撒下二十四）所以，我們的主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。連在愛我們的事上，都是居首位的。

「你膏油的香氣，勝過一切香品。」王有膏油，現在這女子也有了。王受了聖靈的塗抹，這女子也受了聖靈的塗抹。亞倫頭上的油，要流到衣襟上去的。但是，這裏所注重的，不是膏油，乃是膏油的香氣。意即得了聖靈塗抹的效力。香氣不是眼睛所能看見，耳朵所能聽見的，乃是人所聞到的。世界上最難解釋的，就是香氣。我們不能用言語來解釋香氣到底是怎末一回事。你豈不是在好些信徒的身上發現，他所能感動你的，並不是你在他身上所看見或者聽見的，乃是當你與他在一起的時候，他會給你一種特別屬靈的感覺。你也不會給這感覺起什麼名字。這一個就是他的香氣。這一個就是一個順服聖靈的生命所發生的結果。這一個香氣是遠超過一切人世所有的美德。許多的時候，我們能說一個非信徒竟然在某點上比信徒更好，或者一個信徒的天然有某種長處，但是這些永遠不能和受聖靈模型的生命所發出的香氣相比。

十一節：（本節的「香氣」宜譯作「香味」與上面的「香氣」不同。）一切人世的，天然的香品

瘦有一樣是趕得上女子身上膏油的香氣的。這就自然能夠叫她嘴唇能以滴蜜。蜜，是甜美的，是叫衰微的人能夠得着甦醒的。但是這一種甘甜，並非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產生的。乃是經過長時期的採集，經過裏面的運動，並且謹慎的收藏，纔有的。這是一個常在神面前受教的人所獨有的。所以，從這女子口中所發出來的，並非閒話笑話冒失的話，乃是甘甜使人甦醒的話。並且她的話語，並非像山洪暴發的往外傾瀉，乃是一滴一滴的像蜂房的滴蜜。這是一種最慢的滴。有的人說話，他們必須說話，他們說話像溪水奔流一樣。就是他們所說的是關係屬靈的事，他們這一種說法就已經夠顯明他們是沒有經過恩典更深的工作的。這裏不止注意到她的嘴唇如何慢慢地滴出甘甜的蜜來，這裏也注意到她裏面所收藏的是什麼。所以說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。」舌上，是人咽食物的地方；舌下，是人藏食物的地方。意即她裏面收藏了這些東西，裏面是豐豐富富的有這些東西。這可見她自己的糧食是有餘的。蜜是為着復興軟弱的人，奶是為着餵養幼稚的人。因為她裏面所蘊藏的是這樣豐富的緣故，好像實在舌下可以隨時分給需要的人。但是，她並不傾吐她所有一切，像有的人裏面有多少，外面也拿出多少一樣。蜜和奶還是在她的舌下，不都是在她的唇邊。

「衣服」，是說到一切在外面的態度，行為，動作，交際，娛樂，禮貌，和其他一切屬乎外表的；因為衣服是在人身上外面的。因她的住處是在利巴嫩的緣故，她雖然行走在世界中，都不能叫她身上的衣服不帶着利巴嫩的香味。因為她是和主一同在天上的緣故，就不能不叫她的外表，在無意中，顯出一個比世界更高，離世界更遠的氣味來。

十二節。〔「園」，當譯作「花園」。四章十二章的「花園」，十三節的「果園」，十六節的兩個

「園」，五章一節的「園」，都是單數的。四章十五節的「園」，「水」，都是多數的。（花園的思想，在聖經中，乃是神最初的思想。所以我們看見神創造天地人類之後，神就立一個花園。花園，不像普通的地是爲着普通的栽種，也不像田地特別爲着耕種，乃是專一的爲着美麗並爲着享受而有的。牠裏面可以有樹木，但是目的並不在乎木材；可以有果木，但是目的還不是爲着果子。牠所注重的，乃是花卉。所取於花卉的，乃是美麗。所以栽種花卉，乃是爲着怡悅。到了這裏，我們看見女子如何達到一個叫基督得着滿足的地位。現在她知道她的存在，並不是爲着自己，乃是爲着她的良人的。但是，這裏的意思還不止是一個花園，乃是一個關鎖的花園，連其中的井和泉源也都是禁閉封閉的。這意思就是說，她是專一爲着她的良人喜悅的。她雖然是一個花園，但是她並不是一個公園，她是一個關鎖的花園。所以裏面一切的美麗，不是每一個的眼睛得以看見的。她所有的一切，只求良人的喜悅，不求人的喜悅。民數記十五章十九節說，帳棚裏有人死的時候，「凡敞口的器皿，就是沒有蓋上蓋的，」牠是不潔淨的。敞口的器皿，意即是公開的，什麼影響都受的，沒有專一爲着基督的，無論什麼影響都可以跑近來的。如果今天的信徒，關鎖多一點，蓋紮得緊一點，我們作工就要容易得多。童貞的意思就在此，是一個關鎖的園。這就是聖潔。聖潔的意思，在聖經中，就是專一。並且無論是井水，無論是泉源，也都不是爲着外人的，爲着外人的各處的。

十三至十四節：常譯作「你的芽（多數的）像一個石榴的果園，有寶貝的漿果子，鳳仙花與哪嗒樹，哪嗒與番紅花，菖蒲與桂樹，並一切的乳香木，沒藥與沉香，和一切主要的香品。」

這個園，雖然是花園，但是並非缺少果子的。

「你的芽。」主在聖經中有好幾次稱她為芽。意即充滿了生命的能力，是勝過死亡而有復活的能力的（如亞倫的杖發芽）。她這一種生命的能力，是像石榴的果園一樣。石榴的意思，是果子衆多。意即這女子充滿了復活的能力，並且要充滿復活的果子的。並且在上文，我們才看見用石榴來比她的兩頰。所以我們知道石榴的用處，不止是為着果子，也是為着美麗的。這裏是一個果園的石榴；就是說這花園不光是美麗，並且是美麗和結果。這園子不止是一樣的果子，並且是各樣寶貝的果子。

底下這些花木，若不是注重牠的顏色，就是注重牠的香氣。並且到了末了，還說一切的乳香水和一切的香品，就是說到一個信徒能叫基督滿足的，是種種的，諸多的，不一的（林前九8；西19至11）

（前一半的果子，是指聖靈的果子。後一半的香味，花草，是指聖靈的恩惠。）  
十五節：「你的園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從利巴嫩流下來的。」

井水和泉源，都是為着灌溉花園，叫牠能夠生長花草樹木的。井水是指着活水的積蓄，泉源是指着活水的流動，「井又深」（約四11）表明其能積蓄；泉源，是一直流的。井是靜的，泉源是動的。

井水和泉源，都是在花園裏的。伊甸園有四道河，都是為着滋潤園子的，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個圓形城，水都是為着灌溉花園的，這是聖靈的職事。這一種的職事，是為着叫花園顯出更好更美的來。這一種的職事，並不是花園裏所固有的，乃是從利巴嫩山

流下來的。所以，沒有基督的升天，就沒有聖靈的降臨。「我若不去，他就不來。」（約十六7）。今日所有屬靈的灌溉，都是因為他爲我們顯現在父的面前。

### 愛的生活（四16至五1）

#### （一）新婦的答應（四16）

前一段是講到新造的美麗（一至五節），女子更深的定規（六節），女子在升天的地位上和基督的關係（七至十五節）。是王說王對於女是如何滿意的，是王說他對女和他自己的關係是如何滿意的。

十六節：她的答應是有兩方面的。「北風」，是寒冷的，尖利的，貶肌刺骨的。「南風」，是溫暖的，柔和的，使人愉快的。

女知道王着她像一個花園，女也知道聖靈在她裏面所給許多的果子和許多的恩惠。她現在並不勝環境的順利，反而她是預備好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能發出基督的香氣。她已經達到一個地位，知道所有的問題都是在裏面的，並不是在外面的，裏面所有的如果是香氣，就外面的環境不管是南風或者是北風，不過只會叫香氣發出而已。她已經不活在環境裏，反而在任何的環境裏，她都能活著。她知道裏面如果充滿了聖靈的恩惠，外面就可以隨他的意思安排環境。她已經能夠保羅說，「我已經學會了怎樣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豐富。」（腓四12）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」（腓一20）她這裏的呼召，就是她順服的表示，也就是她信心的表示。南風



和北風，乃是聖靈訓練信徒所安排兩種不同的環境。她乃是將自己交給聖靈訓練。雖然南風是可愛的，北風是可怕的，但是在一個活在天上的人，並不覺得有何兩樣。她深深的知道，無論環境如何（環境乃是受聖靈支配的），只會叫她顯出聖靈的恩惠來。她在這裏，是特別仰望聖靈在環境中成全工作。

除了她對聖靈表示之外，她也並不像從前那樣的多說話。她的態度就是，既然在她裏面種植了許多的香花，聖靈就該用風吹出這些花香。我的主既然栽種我作他的花園，並且施恩給我叫我能生長果子，就讓他來到這園中，享受這園中所生產的果子。她頭一句說，「我的園」；但是她第二句立刻就說，他「自己的園」。我的園，就是他的園。一切都是爲着他，所以果子也是爲着他的。聖靈的果子，本來並不是聖徒的裝飾，更不是爲着信徒的誇耀。雖然是生在信徒身上，但是是爲着主的享受和神的榮耀的。她在這裏，就是這樣無條件地將主在地上所作的一切，再奉獻給主。

### （二）主的答應（五）

五章一節：「我進了我的園中，我姊妹，新婦！」這一個園子，雖然是主的，但是從這句話看來，主不是時常進入他的園子，乃是在一個特別請求之後，他才進去的。所以我們要記得，一次的奉獻雖然是叫我們變作屬乎主的，但是乃是時常的奉獻才會叫我們的主進入他的園中。所以我們不要自己滿足，以爲我們是屬主的了。在許多的時候，這個事實要重複地告訴自己，也要重複地向主表示。不然，在你不覺得時候，你要看見你的主並沒有進入他的園中。

每一個奉獻，主都是接受的。女一請求，主就答應。我如果不錯，這一個恐怕是世上最容易

得着答應的禱告。主就算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他的。所以這裏最少有八次說到「我的」——「我的錢藥和香料……我的窠房和蜂蜜……我的酒和奶……」等等。除了惡人的錢，妓女的工價外，他都接受（申二十三18）。這裏的意思，沒有別的，就是享受。

到了這裏，主才實在得着了地位，就是在第一大段裏所得不着的。到了現在，他才真的得着，看見了他自己勞苦的功效。

我們要注意到這裏的奉獻，這裏的接受，與普通的奉獻，普通的接受是不同的。從前的奉獻乃是爲着把自己交在主的手裏，完全給了他，好讓他在我們身上有所作爲。這裏的奉獻乃是在主有了作爲之後的，並不是爲着要從主手裏有所得着的，乃是說現在已經充滿了主的工作，因而這一個快樂，這一個效果，這一個榮耀該歸給主。所以，這裏乃是果子香氣的奉獻。照樣，這裏的接受也是如此。從前的接受，主乃是爲着要有機會可以下一番功夫來種植；現在的接受，並不是爲着種植，因爲，「一切」都在裏面了，乃是完全爲着享受，從前的時候，我們好像一塊荒地，無法開墾，我們就把牠奉獻在主的手裏，讓主工作，闢成一個完美的花園。現在的問題就是說，這個花園是爲着誰的。有經歷的信徒常是看見，後來的奉獻比起初的更難，但卻是更榮耀的。這一個奉獻，才叫主得着他勞苦的功效。

「朋友們，請喫，親愛的，請喝，且多多的喝。」這裏的朋友，親愛的，到底是指着誰說的呢？主現在是以救主和主的資格在這裏享受花園的一切，所以朋友和親愛的必是指三而一的神，一同在此有所享受。（若是指罪人，就不能說是親愛的；如是信徒，就不是奉獻者的本人而是奉獻者的同輩。但這裏是主完全的享受，信徒不能在內。）

## 第四段

一段的經歷 (五2至七13)

### 復活這一邊的十字架的呼召和女子的失敗 (五2至六3)

(一) 呼召 (五2)

五章二節：「我身睡着，我心卻醒；這是我良人的聲音；他敲着；我的姊妹，我的愛友，我的鴿子，我的無污者，向我開起來，因為我的頭滿了露水，我的髮辮有了夜間的點滴——

信徒到了現在，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已經全都停止了，好像睡臥一般；沒有活動，沒有作爲，沒有打算，沒有掙扎，沒有用力，沒有憂愁，乃是完全的安息。十字架不止對付了一切罪惡的，十字架也對付了一切血氣的。現在罪沒有動作了，己也沒有動作了，整個外面的人已經帶到一個寂靜的地位；就是有了舉動，她自己卻好像覺得不是她自己作的，她不過好像是一個旁觀者。真的，她已經睡了。但是，這並非說她沒有動作，沒有思想，沒有相信，沒有支取，沒有生活，沒有工作。主復活的生命是在她裏面；復活的主藉着聖靈住在她裏面，並且活在她裏面。外面的人雖然是靜寂的，但是裏面的人卻是活潑的。我們在這裏看見裏面和外面的人絕對不同的地方。外面可以睡着，但是裏面是清醒的，沒有絲毫的睡意。這就正合保羅所說的，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。」(加二20)這是與基督有完全交

通的表顯。這一個與主完全聯合的裏面的人，是非常敏捷的，清醒的，滿有感覺的；就是主極小的聲音或者動作，她都覺得到。這裏面的人，永遠沒有睡覺的時候；無論何時，主一有聲音，她就立刻聽見，她立刻知道這是我愛（我良人）的聲音。

主現在來作甚麼呢？主「敲着，我的姊妹，向我開起來。」在這本歌裏，主最先顯出他自己是一個王，因為他追求心中的座位。後來他作一個呼召者，要帶領她脫離她裏面的牆壁而進入復活的生命。再後他就顯出他自己是個新郎，如何與女有完全的愛的關係。現在他在這裏，乃是顯出一個與從前完全不同的啓示——「因為我的頭滿了露水，我的髮辮有了夜間的點潤。」這是一張什麼圖畫呢？這裏明明是說到他自己是在客西馬尼園的經歷。在那裏，他的頭真是滿了露水！同時，在那一夜，我們看見他頭上有了點潤（路加二十二44）。所以，他在這裏是顯出他自己是一個常經憂患的人。

在已往的時候，我們所看見的十字架是爲着贖罪；我們也看見了十字架的聯合。我們看見過十字架的受苦和受死；我們也看見過十字架如何叫我們脫離世界和自己。我們也看見過十字架的得勝，也看見過十字架的模型。一個信徒經過了這些之後，也許要以爲說，這是最高的經歷了。從今以後，她所走的道路，乃是步步往復活和榮耀裏去了。豈知道十字架還有一方面，是這一個信徒所還沒有學習的。對這方面，她就是有一點經歷，也不過是非常初步的。她雖然知道了十字架的受苦，但她並不知道十字架的受苦所包括的有大多深。雖然她已經知道十字架的模型，但是她並不知道這模型要把她印成什麼樣子。主現在就是呼召他的信徒，來經過她從前所沒有經過的十字架的經歷，或者是她從前所非常淺薄的經歷過的十字架的經歷。

客西馬尼對我們所說的，乃是神的厭棄，和從這個厭棄所產生的（賽五十三4末兩句）。我們已經明白他贖罪那一方面，但是他的十字架還有在外表上被神厭棄的那一方面。因着這一個，就叫他受了極大的羞辱。在他已往所受的許多苦難中，你還能找出榮耀來，因為神也在裏面。但是，到了今日，他不止是人所厭棄的，並且好像也是神所厭棄的；好像他所遭遇的一切，都是神的擊打苦待。在這裏，也能看見神的手，因着神的擊打，他就被人厭棄，這就成了他最大的羞辱。

在主贖罪的那一方面，主從來沒有叫我們和他聯合。但是，主卻要我們在他十字架的別的面裏有交通（意即有分）。在已往的年中，我們所碰着的問題，不過就是罪惡和世界，撒但和天然。我們雖然也碰着十字架的受苦和機型，但是經歷深到成爲作神的厭棄和人的辱羞的，我們乃是完全莫測其妙。主在這裏，敲門並說「向我開起來。」意即呼召信徒再一次向着他開起心門來，再一次接受這一個滿了夜間點滴的主。她還得學習什麼叫作被神厭棄，還得學習十字架更深的誤會和羞辱。他稱呼她作姊妹，乃是請求在她裏面的神的生命。「我的愛友」，就是她對神旨意的認識，「我的鴿子」，乃是聖靈的性情。「我的無污者」，這是她的聖潔，貞潔，和奉獻。但是，他並不提起新婦，乃是爲要着她如何的答應，才能顯出她作新婦完全聯合的性質來。

主就是向她請求，要她這樣的向他開起來。她從前已經把自己開啓，接受過主作王；現在主要她自己開起來，接受他作常經憂患的人。現在主要帶領她到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最深的方面去。然而，主不能強逼一個人走她所不願走的路，所以他只能叩門，只能請求，一直等到信徒自己心願。

(二) 推諉 (五)

五章三節：這一個呼召，乃是出乎許多信徒意料之外的。他們並不知道十字架裏面還有一個羞辱方面的存在。他們對於十字架，並不是沒有經歷的人。他們的經歷，對於十字架，也可以說是很深的了。雖然他們爲着十字架也受過一點苦，也經過一點逼迫，也會被人羞辱過；但是他們總是覺得十字架是他們的榮耀，是他們的生命，是他們的能力。他們從來沒有清楚的想到，十字架真的要變成他們的羞辱。不止叫他們失去世界的名聲，並且也叫他們失去屬靈的名譽；他們竟然被人看爲，連神都厭棄他們了。神要叫他們經過試煉，而得不着認識的人的安慰和同情，並且反要以爲他們是被神鞭打苦待了。屬世的羞辱，也許是他們從前所常受的；但是屬靈的羞辱，在他們身上，還是完全新的經歷。這一種的誤會所發生的羞辱，會叫他們深深地感覺，是因爲涉到他們和神中間的關係。到了這裏，他們才會知道什麼叫作「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」(西一24)。

這一個呼召，是何等的新奇呢！又是何等的殘忍呢！怪不得聽見的人就要退縮。她也許要以爲說，神的榮耀豈不是比什麼都緊要麼。我在已往的日子中，總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，工作上榮耀神的名。現在神如果真的讓我被誤會，奪去我在人中間的美名，讓人羞辱我，以爲我和神中間是出了事的，就神怎樣會得着榮耀呢？也許她爲着自己着想的地方還多，爲着神的榮耀所着想的的地方更多。但是，她在這裏，沒有看見她所顧念的，乃是她自己要如何榮耀神。她必須受神的刺奪到一個地步，就是要憑着自己的好心來榮耀神的意念都得除去。十字架必須作工，深到一個地步，就是你肯甘心樂意的接受神所分派給你的分，而讓神照顧他自己的榮耀。

聽見呼召的人，也許還有一個難處，她也許要顧到神的工作。在已往的時候，因着她所認識

的十字架的緣故，她真是吸引了人來到她那裏學習主的道路。她已往十字架的經歷，叫她成爲生命的運河，叫要跟隨主的人就得跟隨她。她如果接受了這個新的呼召，讓十字架把她帶到蒙羞受辱的地位，就她豈不是更要失去她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機會麼？已往十字架的經歷，會把人吸引到她面前來。今後十字架的經歷，豈非更將人從她面前趕出去麼？今後難道還有人親近她麼？還有人要從她學習主的道路麼？這一個思想，也會叫她躊躇不前。

所以她就答應說，「我脫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」在我一切的外面行爲中，已經藉着十字架脫去我舊人和舊人一切的行爲，難道我現在要起來接受十字架那單羞辱的方面，以致叫人誤會，好像我又是穿上了我從前所已經脫下的衣裳麼？經歷十字架到一個真的脫離了一切出乎舊人的，難道還不夠麼？許多的信徒，到了這一步的時候，多是沒有看見十字架有消極和積極的兩方面的。復活是認識的，十字架也是認識的，不過只在消極方面。她所注意的，就是十字架如何對付舊造，她並沒有看見十字架如何對付新造。她只看見十字架叫人脫離的工作，她並沒有看見十字架如何叫人進入的工作。也許他誤會，以爲這些積極的工作，是復活方面的事，豈知卻是十字架的事。十字架也是在積極方面將十字架的羞辱，受苦，誤會的模型印在新造上面。主耶穌的生命，本來就是新造的生命，難道我們沒有在他身上看見十字架所給他的受苦模型嗎？

「我洗了腳，怎能再玷污呢。」我不止全身洗過澡，已經在主裏面成爲清潔的人，並且就是當我行走過這世界，每天因着和世界接觸所得的灰塵和玷污，也是藉着時常的洗淨，已經洗得清潔了。我必須保守我的清潔，我不能再玷污自己，好像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一樣。她所看見的，就是她自己必須保守她的清潔；她卻沒有看見，爲着開門接受主而得的玷污，並不是真的玷污。（再

穿上，再玷污，始能開門。但這不是指再穿上舊人，再玷污世界。這裏必是補人護會的穿上和被  
人護會的玷污。這裏的推諉，乃是那個好的叫她不能得着最好的。）

所以這裏的情形，就是她看她自己的經歷爲已足，而不覺得完全經歷過腓立比三章十節的緊  
要。在不知不覺之中，「己」在這裏又跑進來了。她看見她自己，因着她已往的經歷，在神的工作  
和榮耀裏，好像是有了地位的。她的兩個問題，就是表示她不願意更改她目前屬靈的情形。但是  
，主的呼召是要打擾我們目前的情形的。所有屬靈的進步，都是免不了要更改現在的秩序的。這  
個就是代價。貪圖靈性的安閒，常是拒絕更高呼召的動機。當我們在靈性上安居的時候，良心也  
不控告我們有什麼錯誤，並且許多屬靈的經歷也實在是出乎主的死和復活的，我們就不大願意廢  
工夫去追求達到基督對我們的目的。一切照舊的生活，總是不大花氣力去追求新的，總要叫我們  
不願失去目前的平安。

### (三) 開門 (五 4 至 5)

五章四至五節：(「動了心」應譯作「動了心腸」，即裏面最深的感覺。)

但是這兩個問題，並非拒絕，不過是肉體軟弱的表示。她的意志已經是完全歸給主的。這一  
種遲延的表示，乃是她爲人的天然。在裏面是一點問題都沒有，不過外面有一點乏力。因此，主  
就再用新的請求來鼓勵她。若她是真的硬心，主就不願意這樣作了。所以他就「從門孔裏伸進手  
來。」這個是爲着呼召，不是爲着打擊。這一個手，就是從前懷抱她的手，或是在她頭下的手。  
這一個手，就是有釘痕的手。主就是藉着這樣的手，再一次向她有所請求。門孔裏的伸手，意即  
主盡他所能的，局部的啓示自己。藉着手，叫她想到他自己。他的手不過是代表他的心，他的手



不過是啓示他的自己。

所有屬靈的經過，都是被基督吸引的結果。人多少總得看見主的啓示，人纔會脫離他目前安閒的情形，進一步來與基督一同前行。孰真看見主的人，就不能不動了心腸。但是，今天受感動的人是何等少呢。有幾個人真能分別什麼是道理感動人，怎樣是主感動人呢！

她就起來開門。因爲有主吸引她的緣故，就是蒙羞的十字架也得接受，像從前接受能力的十字架一樣。這一種開門的手——信心和順服，自然是要滴下沒藥來的。因爲這裏不止有主死的能力，並且也有主死的香味。主那經過死的生命在她的手中，像潮水漲來一樣，叫她能夠開門，並且叫她心門口的意思（門門）也不能不染着主死的香氣。

#### （四）隱藏（五6）

五章六節 在一個受過主對付有了經歷的人身上，不順服的時候，反而沒有神的管教。神的管教，反而在順服之後才有的。乃是當你順服的時候，主才要叫你覺得你的不順服是何等可惡。

（人在初步的經歷，乃是管教在順服之前，管教到順服。在一個有經歷的人，管教常是在順服之後，叫他嘗到那不順服的苦。）在感覺上，她現在又覺得她的良人又去了。從前她是因着愚昧的緣故，她失去了他的同在。現在這個痛苦，是靈裏的痛苦。她的靈現在好像被包圍在黑暗之中，沒有亮光。她回想到他呼召說話的時候，她是如何的神不守舍（她的魂朝着他去了）。當他說話的時候，她的心是已經朝着他去了。她恨她自己。因爲她不知道爲着什麼緣故，她的外面竟然無力和她裏面一致。爲什麼她的外面竟然有了一個虛假的推辭，以致他向她躲去他榮耀的臉光。她現在只得尋找，只得呼叫，但是卻尋不見，他竟不應。這裏的尋找和從前的，也是不一樣的。

這裏並非是在街道，街市上，乃是在神面前的。但是，禱告在這裏竟然好像是無用的。

(五)受傷(五)

五章七節：這一次並非她去找他們，也不是她去問他們，乃是他們遇見她，他們以為這一個這末美麗，經過這末大的改變的人，為什麼今天竟然會失落她的良人呢？他們也許想幫助她，但是他們的話語叫她受打更重，受傷更痛。她羨慕得着安慰，但是她所得的乃是打傷。賓路易師母引的聖經節頂好——「因為你所擊打的，他們就逼迫；你所擊傷的，他們戲說他的愁苦。」(詩六十九26)。他們不會對付她的難處。他們以為說，主如果隱藏了，就必定是她的錯，他們不知道她裏頭所受的擊打已經夠重了。他們卻以為責備也許是更幫助她的。他們是用話語更打擊了她。在這個時候，她真是要說，「辱罵傷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滿了憂愁，我指望有人體恤，卻沒有一個，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卻找不着一個。」(詩六十九20)。

「披肩」該作「帕子」。她的痛苦還沒有止息。人不止不能夠幫助她，不能安慰她，人並且把她的事情當作笑談。在主裏負着守望責任的人，竟然不肯為她遮蔽，反而把她的事情公開告訴人，叫她失去帕子，無以遮蔽，要在人面前顯出她的羞恥。她的失敗，就變成信徒中一個公開的新聞。她真像約伯一樣，遇見了個個想要幫助的朋友，但是個個都是定他罪的朋友。

這一班守望的人，乃是神家裏負責的人。按着靈性說，該是可以領導她的。但是，許多的時候，就是一個愚蠢的人，對於別人的斷案，也是會錯誤的。弟兄們對我們的態度，雖然在許多的時候是錯誤的，但是這是主的允許，為要叫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的失敗。我們和主中間如果都是照着主的意思而前進，主自然有方法對付我們的弟兄。我們如果失敗，雖然這失敗是極細微的，主

卻要讓我們的弟兄對付我們，比主對付我們更嚴厲。

(六) 求助於耶路撒冷的衆女子(五8)

五章八節「思愛成病」當譯作「我有愛病」。當她在屬靈的人中間得不着幫助的時候，她現在來求助於比她自己更不如的人。當她這樣地覺得她得罪了主，並且覺得她失去了主的臉光，在她無依無靠的時候，她就覺得連耶路撒冷的衆女子都是會幫助她的。她在這裏所說的話，就是等於對她們說，我現在失敗了，若是可能的話，請你們爲我禱告。這是因爲她自己對於失敗的感覺是這樣深的緣故，就叫她覺得，就是主裏的嬰孩也都是能幫助她的。她並不是不知道她們的幼稚，她也知道她們和主的交通不一定是完全的，所以她說「你們若遇見」，她知道她們不一定會遇見。不過她在深深懊悔之中，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她是盼望在她們中間有一兩個人，或者能給她一點的幫助。自己的禱告好像是不通了，現在只好依靠別人。

她所要傳遞的信息，就是她說「我有愛病」。這句話在上文已經說過一次，但是那裏的情形和這裏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。在那裏，她是在交通極親愛的水流裏；現在乃是枯乾的時候。在充滿感覺的時候，能說這話，並不希奇。在四圍黑暗感覺反叛的時候，要說這話，實是不易。這就證明她在信心的生活上，實在比前大有進步。她是已經學會如何管理環境，並如何管理自己感覺的了。現在的愛病，並非因爲愛情醉飽而生的，乃是因爲愛情飢餓而有的。

(七) 耶路撒冷衆女子的問題(五9)

五章九節：這些耶路撒冷的衆女子，她們雖然自己在主裏沒有深的經歷，也不是滿了新造的生命；但是她們卻看得出這個女子是女子中最美麗的。新造的謙卑，聖潔，和榮耀，就是自己沒

有得着的人，也是不能不稱讚，不能不承認的。

她雖然失去她良人的臉光，但是她仍然是女子中極美麗的。她並沒有失去她的美麗。用比較的方法來看基督，本來不是完全的，因為他是無可比擬的。但是，在一班人中，比較是不可避免的。她們的眼睛還沒有看見他是絕對的，所以只能相對的來認識他。這一個良人和別人的良人，何止只有強處呢。

這句話也是顯出，這些女子雖然也是耶路撒冷中的人，但是她們對於主是還沒有得着一個個人的啓示的。所以，她們只好從她去得着返照的亮光。

(八) 女子對於她良人的印象 (五 10 至 16)

達祕先生說：「我想這裏的意思，是絲毫不苟的。所以，新婦從來對新郎提到他的完全，好像他是可以嘉納她似的。她說到他的時候，都是爲着對別人表示她自己的感覺，但是總不是直接向着他說的。他卻很自由地，很完全的對她說到她是如何，這是因爲他要向她表明他對於她的喜悅。當我們想到基督和我們的關係的時候，這裏的圖畫是何等的恰當並美麗呢。」

神就是藉着她們的問題，來叫她發表她對於主的印象；就叫她從前所得着的啓示，再一次在她裏面放光。這樣，就自然地會把她恢復到當初的地位去。一件事是頂奇妙的，就是我們藉着聖靈從基督身上所得的啓示，有時雖可變作迷糊，但是總不能完全失去。這女子，無論如何，還是耶路撒冷衆女子的教師。她的失敗比她們的得勝還要強些。

五章十節：頂起初的時候，她就普通地說到她的良人如何。「白」，原文意思是「光明照耀的潔白」。這是說到他的清潔和他是如何遠離罪人的。但是，他的白，並非死白，或者清白，乃

是白而且紅的。這是說，他是滿有生命，滿有能力的。大衛也是一個面紅的人。在他一生中，我們看出他也是如何顯出他是一個滿有能力和生命的人。自從十二歲在殿裏起，一直到今天坐在神的右邊，他沒有一次顯出他是乏力不振的。

「超」字在原文意即「擡旗者」，或作「舉起的旗」。這裏的意思，就是基督就是千萬人中高舉起來的旗，就是衆望所歸者。基督就是我們的旗，我們所望的就是他。但是他自己也是一個擡旗者，意即他是一位釘死十字架的主。「仇敵要來，像洪水一樣，耶和華的靈要舉起一個旗來反對他」。（賽五十九19）。那裏的旗，就是指十字架說的。所以說主耶穌是擡旗者，就是指着他是一個被殺的羔羊。他無論往那裏去，千萬的人都要跟隨他，沒有一個人是能夠和他比擬的。

普通的說過之後，她現在要分析的來說主所給她的啓示和印象。

五章十一節：「至精的金子」，是指着他的神性說的。他是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榮耀的。「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他裏面。」（西二9），這一位基督，就是神所設立作我們元首的。一切出乎神的，都在他裏面。沒有一樣出乎神的，不是在他裏面的。因此，我們如果「持定元首……就因神大得長進。」（西二19）。

「他的頭髮厚密垂垂，黑如烏鴉。」黑如烏鴉，就是指着他永久的能力說的。當他顯出他自己作亙古常在者的時候，他就顯出他的白髮來。但是，這裏是說到他永久不衰敗的能力，所以我們看見他的頭髮是黑的。不錯，當聖經說到人的衰敗改變時，就說到他的頭髮斑白（何七9）。可是我們的主沒有一根斑白的頭髮。「他是昨日，今日，一直到永遠一樣的。」（來十三8）。

五章十二節：眼睛是人表情的地方，但是這種的表情是親密的表情。人的話語和書信，雖然

也可以表情，但是在遠方就可以得着，就可以聽見。眼睛的表情，若不是在近處，是看不見的。鴿子一身最美麗的地方，就是牠的眼睛。「在溪水旁」，是說到他的滋潤，「用奶洗淨」，是說到他的白。「安得合式」，是說到他的方正。所以，主的眼睛就是他向我們所表的情。在信徒看來，是美麗像鴿子的眼的。乃是滿有精神，毫不乾癟，如同在溪水旁邊。黑白分明，如同用奶洗過一樣。並且安得合式，有一個正當的視線；不會因為眼光不清就看錯了事物。

五章十三節：他的兩頰，曾受過人的羞辱的（賽五十六），也會受過人的戲弄的（太二十七30）。所以，怪不得信徒要看他的兩頰如香花畦，香草臺那樣的好看，那樣的馨香。

「嘴唇」，就是從他口中所出來的話語。但是，這些話語是何等的清潔，同時是像沒藥汁那樣馨香。「在你唇裏滿有恩惠」（詩四十五2），怪不得人要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但是，沒藥汁的意思，還不止是恩惠，並且是和他的死發生關係的，意即藉着他的死所顯出的恩惠。他的嘴唇所灑出的，都是沒藥汁，所以他所說的，沒有一句恩言不是憑着他的死說的。不管他所說的是你的罪赦免了，可以平平安安回去，信的人有永生，起來行走等話，都是憑着他的死而說的。

五章十四節：「管子」與王上六章三十四節的「摺疊」同。「摺疊」的目的，乃是叫牠不滑開，不失去。所以金管的意思，就是說主耶穌的作爲是會成功神的旨意的；絕對不會半路遺失的。因爲他所有的作爲都是出於神，所以這個管子是金的。「水蒼玉」，在舊約用過好幾次。以西結一章十六節，但以理十章六節就是兩個例。在那裏我們所看見的，都是安定的意思。在前者，我們看見外邦人竟可以掌權，但是神政治的輪子（水蒼玉作的）仍然是轉動的。在後者，我們看見神的基

管（身體像水蒼玉）仍舊是支配着世界的前途。所以，金管和水蒼玉，都是說到主作事情的堅定。

「身體」該譯作「心腸」，和五章四節的「心腸」是同樣的字。意即主也是有極深感覺的人。這個感覺是完全爲着他的子民的。「象牙」並不像寶石一樣是沒有生命的。要得着象牙，最少必須受苦，或者竟至於受死，才能得着。所以這是說，主對於他子民的感覺，乃是在受苦受死曾出過重大代價的。「雕刻」，乃是精細的工作。這是給我們看見，他所有的感覺都不是淺簿隨便的。「藍寶石」，聖經說「如同天色明淨」（出二十四10）。這些藍寶石是鑲周圍的，就是說他的感覺和我們接觸的時候，是如何受天的支配的。

五章十五節：脚，在聖經中，是指着行動。腿，卻是指着站立。「白玉石」，在聖經中，多次譯作「細麻」。所以在這裏是表明他的義。「柱子」，乃是穩重的意思。所以意思就是說：我們的主，他所有的一切，因爲他所設立的義的緣故，是不可搖動的。凡跟從過他的人，都不能不在他身上得着這個印象。在女子對於她良人的講論之中，她三次提起金子，是說到他頭裏的思想，手裏的作爲，腿下的穩定都是出乎神的。神支配了他的一切。他是一個完全順服的人，也是一個完全滿足神的心的人。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他。

「他的形狀如利巴嫩。」他是高過地的，他是活在高處的人。他的一切像一個屬天的人。

「他的卓越如香柏樹。」他是人，但是他是一個得榮耀的人。你看香柏樹如何是高高的超越所有的樹，照樣他是惟一得榮耀的人。

五章十六節：最末了，說到他的「口」。在原文是口味的口，不是普通的口。這裏的「口」與二

章三節的「口味」是一樣的字。這一個和嘴唇，是大有分別的。這口味，是指着主耶穌的中保的工作說的。意即一切出乎神的，都已經被他嘗過了而後再轉達給我們。神的一切，都先蘊蓄在他裏面，然後再從他身上發出給我們。所以這是中保的工作，這是極其甘甜的。我們認識了他，我們就不能不在頂末了的時候承認說，一切出乎神的，都是經過基督的。

說到這裏，聽的人的心不能不熱，但是講的人的心更不能不熱。溫習着我們已往所走過的道路和我們所承認的主，我們就不能不呼喊說，他是全然可愛的。隨便提起他的那一點，都是全然可愛的。一切沒有完全跟隨主的人哪！這一個就是我的良人，這一個就是我的朋友；你們能怪我尋找他麼？

這樣的述說她對於主的印象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述說她所認識的主；就是述說她在主裏所得着的是什麼，也就是述說她與主的聯合，到底是有什麼交通的。真的，她既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，好像是從鏡子裏返照，就變成主的形狀，榮上加榮了。

當她說到頂末了的時候，日光已經照在她的魂間。所以她的語氣是顯出她是何等的充滿了感覺。好像她是在那裏歌唱呼喊著說，他是全然可愛的，這是我良人，這是我朋友。

(九) 耶路撒冷冷女子的問題 (六1)

六章一節 聽見了這見證以後，就同去尋找，乃是天然的結果。因為傳說基督和傳基督，乃是不同的。在這裏，她們看見一個在新舊裏的人，充滿了新造的新鮮。在這裏，她傳她所認識的基督和一班人用理想來傳說基督的，乃大不相同的。所以，怪不得在這裏有能刀，有吸引的能刀。怪不得她們仍舊稱讚她作女子中極美麗的，同時又表示要和她同去尋找。他們的問題，意即你



既然說他是這樣可愛的，就他到底往何處去了呢？她們底下重複的問題，所說轉向何處去了，重歸暗指女子和她良人中間有了隔膜，所以他轉了向。她們的意思就是，你既然在已往的時候，知道他是這樣可愛的，就我們現在有意尋找他，你也該知道他現在在那裏。她們實在覺得這個人提起她的良人和別人的良人大不相同。

(十) 女子的答應 (六2至3)

六章二至三節：本來女子要求助於這些幼稚的女子，盼望能夠因着她們的呼求，得以知道她的良人現在何處。但是經過她的見證之後，並當她要幫助別人之時，她就忽然的得着亮光，明白過來，知道她的良人到底何在。她竟然能對她們說，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園中，到香花畦，在園內牧養羣羊，採百合花。」(六3)。這一個自己的園中，就是她自己(四16至五1)。她忽然清楚了，知道他並沒有往別處去。她並不必升到天上去，也不必下到陰間去。主是離她不過，就在地口裏，也正在她心裏。他雖然在她遲延順服的時候，好像已經轉身去了；但是這不過是他要叫他從她的感覺裏退了出去，要叫她在感覺上稍為覺得當他掩面的時候的痛苦。其實，在實際上他還在她自己的心中。其實她並不必那樣慌張，她只要一面向着她的良人開起來，另一面承認自己的失敗而求饒恕。至於她覺得他同在的感覺好像遠離了她，她該用安靜的心來抓住神的話語，相信他還是在他自己的園中，在合式的時候，他就要重新再顯現。她雖然有悖叛的感覺和好樣的遠離，但是她該安息在神的話語上面，好像沉沒在那裏似的。她該知道神的信實過於她自己的信實。出乎血氣熱切的追求，並不會叫她得着恢復；並且在許多的時候，要越來越亂。信徒的不追求，常是叫信徒的生命受大傷。但是，信徒出於血氣的追求，也並不止只給信徒一小創。候

復的方法，並不在此。

我們在這裏看見女子得着恢復的途徑，第一就是她的見證。她並不以為說她自己是不忠心的，她就不能爲着她忠誠的主作見證。她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已經被神吸引脫離了她的自己。所以，她才能那樣地說到她自己的主。這一個就是她的「望斷以至於耶穌」。想到他的身位，想到他的恩典，想到他的工作，想到他的誠實，也想到他的愛，就在不知不覺之中，要恢復你所失去的亮光。

她在自己幾乎絕望的時候，她竟然盡力幫助別人。雖然她自己好像已經失去了交通，但是她卻盼望別人能知道他的寶貝而與他有交通。她所述說的，雖然是她已往的啓示，但是信徒彼此談論到主的時候，主豈非就在旁邊靜聽麼。很自然的，主就要在這一個時候啓示他的自己。她雖然飢餓，但是別人比她更飢餓。當她叫別人得飽足的時候，不知不覺的她自己也得了飽足。在這裏，你又看見她是如何脫離了自己。

她的病狀，就是靈裏黑暗和下沉。當她被吸引脫離她自己的時候，她一切的病狀就都要過去。

當她明白過來的時候，就雖然她是對耶路撒冷女子說話，她就是對自己說話。她雖然看見在感覺上的分離，她却發現在這末長遠離的時候，他還是在他的園子裏。這一個園子是單數的，所以是「着她自己」。底下的園子是多數的，所以是指衆聖徒，她的意思是，他是在我心裏，也是在衆聖徒的心裏，「畦」也是多數的，所以也有同樣的意思。「香花畦」，上文用過一次，是指着兩願說的。所以意即主在他的園子裏，喫他佳美的果子；同時也是在那裏，賞玩他信徒的美麗。他

也是在他的信徒心中收放他們。他也在那裏採集百合花，就是一切清潔，出乎他自己的，爲着他自己的快樂。

當她看見這一個的時候，她就不能不覺得什麼雖然都改變了，但是她的主中間的約並沒有改變。現在她能說「我屬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屬我。」在她的經歷比這個更淺薄時，因爲她充滿了交通的感覺的緣故，她就說「良人屬我，我也屬他。」這是因爲心裏充滿了甜蜜的感覺的緣故，她就不能不說她是主的。但是，這裏與前面所說的，完全不同。感覺是沒有從前那末多，不止，反而是反叛的，但是她深深地相信主還是在他自己的園中。所以，她要說，我屬我的良人，因此她也能說，我的良人也屬我。從前的根據，乃是在乎感覺；現在的根據，乃是在乎信心。她的心中自然的就從自己挪到主的身上去。

他還是照舊一樣地「在百合花中牧放」。他從前如何，他現在還是如何餵養他的羊羣。他從前是在那裏餵養他的羊羣，他現在也是在那裏餵養他的羊羣，她現在學習了如何仰望那一位永遠堅定的主，而不隨從自己起落的感覺，不止平時不隨從，就是在失敗的時候也不隨從。

### 慢子裏的生活 (六4至13)

#### (一) 良人的讚美 (六4至9)

當她達到這一個地步的時候，頂自然的我們就要看見主又要向着她表示主在她身上的滿足。我們要知道這歌所說的，是步步向前的聯合。聯合的目的，就是交通；交通的意思，就是相同。

所以女子在王的身上所看見的一切，就是女子在王的身上所經歷的。王在女子的身上所看見的，就是王的生命如何顯現在女子的身上而已。所以，王的讚美不過就是說，信徒從主身上已經因着聯合而得了這麼多。

六章四節：主現在乃是從天上以聖所的眼光來看他的信徒。所以，這是幔子後的事。主曾說過她的美麗和秀美，但是這裏所提起的美麗和秀美比從前是更有限制的，所以他說「你美麗如得撒，秀美如耶路撒冷。」

「得撒」乃是王宮的所在（王上十四17）。「耶路撒冷」，乃是大君的京城。所以得撒就是代表天上的聖所，神的住處。耶路撒冷所代表的，乃是屬天的耶路撒冷。所以，我們看見，主現在乃是在這裏察看我們屬天的性質和我們聖所裏的生活。在那一個的耶路撒冷裏，沒有一樣不是秀美的；在那一個的得撒裏，沒有一樣不是美麗的。因為此二者，都是神的新造。這一個信徒在今天的時候，她就已經顯出將來聖所的美麗和秀美。

「威武」也可譯作「可怕」。軍隊中在爭戰的時候，最緊要的乃是兵器；在得勝的時候，最緊要的乃是旌旗。戰爭如果失利，就只有垂頭喪氣的將旌旗掩起來。所以展開的旌旗，意即得勝的榮耀。這裏的意思，就是她在主的面前乃是美麗並秀美的，像天城那樣的堅固，像聖所那樣的安靜，但是在仇敵和世人的面前她卻是顯出她得勝的榮耀來。幔子裏的生活，不止是在主面前的生活，也是在仇敵面前的生活。因為聖徒所住的天上，也正是仇敵所來攻擊的天上。神從來沒有意思要他的信徒只有屬天的美麗而無爭戰的性質。屬天的爭戰，從來沒有在主面前被忘記的。

信徒應該是可愛的，但是也該是可怕的。今天的信徒在主的面前失去了他的可愛，在仇敵和

世人面前也失去了他的可怕。人真是怕我們麼？聖經裏常說到主的可怕，這乃是因爲主的聖潔。如果我們保守自己聖潔而且得勝，就許多的時候你要看見仇敵退後而世人不敢進前。但是，今天的信徒卻犧牲了他們的可怕，以致不大看見被人怕被鬼怕的了。

六章五節 這一句話，是一種 意的表示。在這裏我們看見愛的堅強，就是眼睛發表的情意。「使我驚亂」宜譯作「勝過了我」。這裏主並非拒絕伊徒的愛，反而是有鼓勵和讚美在裏面。他如何拒絕了腓尼基的女子，如何遲延了兩天才上猶太地去，如何對摩西說「你且由着我」，如何讓雅各不讓自己去，他也照樣在這裏用好像是絕的話語來鼓勵愛的表示。這裏的「看」字，乃是不轉目的注視。所以，不止說到愛的表示，也是說到愛的堅強。他好像在這裏顯出他的軟弱來，這軟弱是他多次在愛的面前顯出的。他在這裏的暗示給我們看見，他在愛的面前是何等無依無靠的好像是失敗了，是不能抵抗了，凡認識主好像的拒絕，好像的遲延，好像的推辭，和這裏的好像力不能勝，就是認識了主道路的人。

「頭髮」，仍舊是說到奉獻的能力。「牙齒」，也仍舊是說到接受的能力。「帕子裏的兩頰」，也照舊的是說到隱藏的美麗。這裏的稱讚是和四章一至三節一樣的。但是，卻給我們看見兩個緊要的事實：

(1) 主的愛是不改變的。女子雖然可以有遲延的失敗，雖然覺得她的罪乃是黑暗的罪，主還是照舊的對待她。主因爲要除去她的疑惑，以爲說主對她也許已經改變了，所以主就用同樣的話向她再表示一次。每一次失敗之後，信徒最容易失去的，就是把握的信心，和對於自己和中間的關係有一個錯誤的估量。多少的時候，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多疑的。主的

同樣的話，就是爲着對付這個。

(2)許多屬靈的經歷，到了更高一層的時候，那些經歷還是需要保留的。分別的奉獻，接受的能力，隱藏的生活，在幼稚的時候是如何需要的，在長進的時候也是一樣需要的。有的屬靈的經歷，因着進步的緣故，就可以有了改變。但是，有的屬靈的經歷，像這裏的，是不因着長進的緣故，而有絲毫的改變。這些的經歷，在更高一層的時候，是要有更深一層的經歷的。我們豈不是學過許多重複的功課，在我們自己的靈性程途中麼？但是，後來所學的，比當初所學的那同樣的功課，豈非更完美得多麼？經歷固然是一樣的，但是一層有一層的學法。

第六章節：這些人都是和所羅門有關係的。在屬世上，這些也許是一個邪惡。但是，在屬靈的思想並明白屬靈預表的人中，就要在這裏看見一幅美麗的圖畫。我們的主所得着的，是全教會的信徒。以團體來說，羔羊的妻子只有一個。但是以個人來說，他卻有許多的愛；有的像他的王后，有的像他的妃嬪，有的像他的童女。亞當，以撒，摩西，都是預表基督是如何娶團體的妻子。所羅門卻是預表基督對於個人的信徒是如何的。聖潔，屬靈的行爲，在這裏似乎不夠代表。不義的反而預表神。但是他所預表的，卻不是他的不義。偷物的賊，可以預表主；但是他所預表的，不過是偷物而已。凡有智慧的，在這裏都該明白。

個個的信徒和主愛的關係，在經歷上的來往，不一定都是一樣的。所以有人卻像了王后，有的卻像了妃嬪，但是有的卻像了童女。無論如何，她們都是與主有愛的關係的人。但是，她們卻趕不上一個追求主像這女子一樣的。

六章九節：「我的鴿子，我的無污者，只有這一個，是她母親的獨生者，是生養她的最優者。」在這裏，主是給我們看見，在這麼多的人中，誰是真的能夠滿足他的心的。主看她是惟一的。這並不是說，像她這樣的人只有一個；乃是說，在主的眼光中，她能夠作那只有的一個。她是完全的住在聖靈裏，所以她真的是鴿。她也是完全的與世界分別了，所以她真的是他的「無污者」。她好像乃是恩典所產生的惟一完全的人。她好像是恩典的獨生者。好像在恩典作工的結局中，她就是一個最優者。恩典的女兒的意思，並非單指一個蒙神寬大赦免的人。所有神在一個人心裏的工作，都是恩典的工作。恩典意即神作的，不是人作的。所以蒙恩多的人，就是讓神爲他作工多的人；蒙恩少的人，就是讓神爲他作工少的人。神有恩典，但是人不一定都讓神作完全的工作。一切出乎自己的，都是律法。一切出乎神的，都是恩典。典恩的女兒徧滿了教會，但是讓恩典作工到完全的地位，好像只有一個那樣的稀少。恩典的獨生子，並非說只有她一個，不過是說她是最優的而已。（和主完全聯合的，都是主的，這就是獨生者的意思，因爲完全到了一了。）

「衆女兒見了就稱她有福。」（「衆女子」該譯作「衆女兒」）許多的信徒，她自己雖然不是完全爲着主的，但是她卻知道誰是完全爲着主的。在她們裏面，已經有了夠多的生命，來羨慕一個完全歸主的人；雖然她們自己沒有得着夠多的生命來完全歸主。也許有許多人，她們已經有了夠多的順服的經歷，來叫她們讚美一個完全順服主的人，雖然她們自己還沒有完全順服。衆女兒，王后和妃嬪，在她肉體方面，也許要覺得這個女子的不可欽；但是，在她所蒙恩典的方面，卻不能不見這女子是如何的有福。所以，在幔子裏的生活，一切在人裏面顯出於神的，都要以爲是寶貴的。

(二) 女子的榮耀 (六 10)

六章十節：(「向外」宜譯作「向前」。「發現」，原文沒有。)這裏聖靈又藉着第三者的口，好像又用頂驚奇的問題來顯出這女子的榮耀。

我們知道這四個問題是指着這女子說的。這是因爲第四個問題，藉着六章四節的話所顯明出來的。但是，聖靈喜歡用問題來鼓勵信徒的思想，並且提醒他們的注意，叫他們揣摩神的工作，認識什麼是神所喜悅的。我們看見每一次聖靈有問題的時候，都是在女子得着新的造就之後。在第三章是如此，後來在八章裏又是如此，在這裏也是如此。好像聖靈在信徒的經歷更高一層的時候，就用問題來叫我們知道其中的經過或者原因。

「向前觀看如晨光。」現在她已經達到她的天亮了。這裏「晨光」二字與上面兩次的「天亮」同意(二 17；四 6)。所以現在她的黑影已經飛去了。她和主中間已經沒有間隔了。她現在起首過她那沒有間隔的生活。現在雖然還不是日中，但是卻已經是早晨，她的前途，就像晨光的前途一樣；她的盼望，也就像晨光的盼望一樣。她的一切都能向前觀看，如晨光那樣的向前一樣。晨光的盼望和前途，就是正午。正午，在應許上，已經是她的了(箴四 18)。一個在主手裏的義人的遺緒，只到正午爲止，並沒有午後的生活。

「美麗如月亮。」這裏所注意的，並不是月亮的盈虧，乃是月亮的美麗。這就是說她那個溫柔的光亮。她是屬天的，但是她卻照耀在地上，叫在黑夜裏的人得以看見她的見證(詩八十九 17)。

「皎潔如日頭。」就是說裏面沒有一點陰翳，乃是充滿了亮光的。月亮和日頭都是說到她是



如何屬天的，不過月亮是指着她在自己裏是如何蒙恩的，日頭乃是給我們看見她在主裏是如何。以她自己而論，她不過是一個死了的人，沒有生命，沒有動息，像月亮一樣，乃是從太陽身上得着牠的生命和亮光，當牠面朝太陽的時候，就有亮光；面背太陽的時候，就是黑暗。按着她在主裏而論，她乃是一個皎潔的日頭，她是一個完全的新造；只有亮光，沒有黑暗。主如何是一個日頭，她也照樣是一個日頭。

「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。」她不止有一個充滿盼望的前途，也不止有了完全屬天的生活，並且還是時常歌唱得勝的凱歌者。她乃是可怕如「展開旌旗的軍隊」，是從得勝一直到得勝的。你認識她是誰麼？你見過她麼？

(三) 此段可說是懸案，難下斷語（六11至12）。

六章十一節：「核桃園」宜譯作「硬果園」。此節可譯作「我下入硬果園，要看谷中的果子，要看葡萄茂盛沒有，石榴發芽沒有。」

六章十二節：或譯「不知不覺，我的心將我安置在甘心的民的車中。」（詩一百十3）「尊長」只有兩種譯法：或作「王權的民」，或作「甘心的民」。

這兩節如果是說女的，就除了「甘心的民」這一句難處外，好像是一個答應，去看神的工作有無起點，有無進步，就不知不覺的我的心將我安置在王者的車中。（但是，難處在「甘心的民的車中」只有王能坐。）

(四) 女子的進步和得勝（六18）

六章十三節：「書拉密女」，即「平安之女」，乃是「所羅門」女性的寫法。「女」字可以不譯

出。

聖靈現在藉着第三者旁觀的口吻，好像頂懇切地要求她回來，好叫她們得以觀看她。她現在已經坐着戰車去了，她一直進步，一直得勝，沒有攔阻，無可限量。現在她們要看着她一下，要知道她所以能這樣地進前得勝，到底是有什麼備辦？這一個的請求，一面是代表有同樣追求的人的心意，因為她們樂意知道她現在之所以一往直前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乃是聖靈要藉着第三者的請求和第三者的答應，來叫跟隨在她後面的人，知道工作的備辦到底是怎樣。

這裏是另一班第三者的口氣。聖靈藉着她們來顯出自己的意思。他藉着她們的問題，好叫他藉着另一班的第三者來給她們一個答應，叫人有機會認識書拉密對於工作所經過的預備是怎樣。

她現在真是書拉密，因為她和所羅門的聯合是無可再分的了。並且現在她已經把所羅門的工作當作她的工作了。

「瑪哈念」，乃是雅各看見神的天使的地方。意即「二營軍兵」（創三十二2）。所以瑪哈念的跳舞，必是非常熱鬧，能夠吸引人的。跳舞乃是得勝的表示（出十五20；撒上十八6）。所以瑪哈念的跳舞，也就有得勝的意思在裏面。這一個問題，意即你們為什麼要看一個書拉密女，好像要看天上的兩營軍兵那樣記念得勝的跳舞呢。書拉密女有何長處，叫你們竟然看她像兩營軍兵呢。

神的工作——工人的備辦（七一至九頭一句）

(一) 追述(七一至七)

七章一節：現在聖靈又藉着第三者的口氣來響應上面的問題。所以活像是第三者說的，其實卻是表明聖靈的意思。他所最先說到的，乃是她的腳步。

「王的女兒阿。」這一個是說到她的出身尊貴，她也是許多王家人中間的一個。「鞋子」，在聖經中的意思，是明顯的「平安的福音」(弗六15)現在所注重的，乃是工作的預備，所以先說到她的鞋子。傅福音的工作，乃是不可少的。「美玉」可譯作「珍寶」。「大腿」，是指站着的能力說的。所以在這裏，意即她那站住的能力，完全是神給她的。如果我們的大腿要像珍寶一樣，就我們的腿要像雅各一樣纏了大腿窩的筋(創三十二25)。工作的能力，永遠是出乎神的(即「巧匠的手作成的」)。

七章二節：「肚臍」和「腹」(「腰」，原文是「肚腹」。)乃是指着她的裏面說的。如果「酒」是指主耶穌的血，就「一堆麥子」必定是指主耶穌的肉。我們真是喫了主的肉，喝了主的血的人。「調和的酒」，意即聖靈藉着主耶穌的血所給我們的生命。麥子的「周圍有百合花」，意即我們是用信心接受這麥子的。

七章三節：「兩乳」，在這裏沒有提起是在百合花中喫草的，所以牠的意思就不是指着她自己如何在神面前長進說的，乃是指着她怎樣有能力來餵養別人說的。這裏的信心和愛心，就是我們餵養別人的度量和能力。

七章四節：「頸項如象牙臺」和從前不一樣。從前是大衛的臺。現在的意思乃是受過神的對付的，所以就象象牙一樣。但是，這並非說凡事都是被動的。她乃是在爲着神的時候堅固像一個臺一樣。不過這一個臺乃是象牙，寧可自己受苦受死，叫神的旨意得着成功。

「眼目像……水池」，和從前的鴿子眼有了分別。水池的水，不像井水那樣沒有光，也不像泉水那樣的一直流動。水池是向着光的，同時又是安靜的水，就是止水。眼睛像水池，意即在神的面前已經達到了心清的地位，不止沒有摻雜，並且也是完全的安靜，所以能夠知道神的旨意。「希實本」的字義，是指着「聰明」說的。「巴特拉併門」的字義，待查。

「鼻子」，在上面從來沒有提起過，因為聞味的感覺不是等到成熟的時候是沒有的。因為在屬靈的事情上，耳聰眼明的人是不可少，但是有鼻聞的人並不甚多。這一種的感覺，並不是憑着所聽的話語或者所看見的事情，乃是在裏面有一種的功能，在話語和知覺之外，能夠知覺到香和臭。這就是一種屬靈的直覺，能夠知道什麼是出於神的。不是憑着理由，不是憑着演繹，乃是頂自然地在裏面有一種頂準確的感覺，使你知曉屬神的事。同時，鼻嗅也能知道什麼是臭的。許許多多道理，你說不上牠的錯誤；許多的人，你找不到他的短處；但是，你似乎是覺得他們在那裏是不對了。這就是這裏的鼻子。「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」。這就是說到她的高而且尖。塌鼻子的基督徒太多了。

七章五節：「你的頭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，你頭上的髮是紫（原文無「黑」字）色，王被這下垂的髮縉監禁了。」「迦密山」，是以利亞在神面前顯出能力的地方。他在那裏是為神爭戰的，同時也得了神聽他的禱告。頭在身上像迦密山，意即所有的心懷意念都是為着神的。「頭上的髮」，意思依舊是指奉獻的能力。但是，這一個能力是會把王攔禁在裏面的。意即信徒在主面前得了能力，能夠叫主受她的支配，叫主不能不聽她的禱告。在她有初步的經歷的時候，她不能有這些的經歷，因為神還不能將這樣的能力托付給她。乃是等到她真是被拯救脫離了她自己的時候，她奉

歡和順服的能力已經達到一個完全都是爲着主的時候，並且這樣的充滿了主榮耀的思想，以致連她的頭髮都變作紫色的時候，神才敢將監禁王的能力交給她。其實王並非受她的監禁，因爲她雖然監禁王，不過是要成功他自己的旨意，不過是要成功他自己的所許。她乃是時常問王說，求你成功你的計劃，求你按着你的話語而行。她現在學會了如何在寶座上管理一切的人。

(二) 主加入講話(七6至9頭一句)

七章六節：(「我所愛的」與上面的「佳偶」同字。)現在主也加入講話。因爲聖靈所說的，完全和他的意思相合，主所以能接着往下說，好像上文是他自己說的一樣。於他聽見聖靈的話語到第五節時，他就不禁的也加入說話，並且直接向着她們所講論的女子開口。這是一個加入的歡呼的讚美。

七章七節：在已往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長進；在已往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完全；在已往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成熟。所以就談不到身量。現在是成人的時候，所以提到身量。「棕樹」，是又高又直的。在聖經裏，本來是主的代表。所以說她像棕樹，意思就是她滿有基督的身量(弗四1)。棕樹的根是和活水的泉源接觸的，但是枝葉卻是被熱帶的太陽晒的，可是仍舊生長無礙。所以，信徒雖然是在沙漠裏受大試煉，卻因着她和基督聯合的緣故能夠不受影響反而長大。

「你的兩乳如同葡萄累累下垂。」這裏又是說到她爲着別人度量的擴大。乳，本來也是爲着乳養的，不止是爲着愛的表示的。在幼稚的時候，就愛的表示是過於餵養別人的。但是，到了成熟的時候，就餵養別人的方面，不能不顯現出來。現在這裏是注意到餵養的方面，所以是像累累下垂的葡萄，是可以供給給人喫的了，是可以給人飽喫的了。

七章八節至九節頭一句：「我要上這棕樹，抓住樹枝。」這意思好像是主要藉着信徒的身量來抱住他的自己。他要與信徒交通。好像現在不是信徒追求主的時候，乃是他要來追求信徒似的。有了這樣身體的生活，有了這樣肢體的生活（即枝子的生活），就叫主好像不能不羨慕信徒，不能不和信徒來往。這個和起初「我在他蔭下」是何等的不同呢。主在這裏特提起三件特別滿足他的心的：（1）她餵養別人的度量。他的話語乃是一個祝福，盼望這個度量還能擴充。（2）就是她的直覺。但是，這裏所注意的，還不是在直覺的作用，乃是說到這個直覺因着已往的接觸而在她身上所留着的香氣是如何。鼻子的氣味，要香如佛手乾的話，就非喫過佛手乾不可。我們知道佛手乾是指什麼。喫過基督的人，就在她的身上不能不顯出基督的味道。（3）口如上好好的酒，意即她預先嘗到了來世的權能（來六五）。因上好的酒，應是指千年國度裏的酒說的（約二一〇；太二十二二）。意思就是她能給主這一種喜樂的口味。

### 與主同工（七九二句至一三）

七章九節二句起：當主講到這裏的時候，女子因為和主是這樣的聯合的緣故，她就替主接下去說。這個酒是如何地順流到她的良人裏面，意即她和良人預先享受這個福氣。但是，喫的人還不止他們兩個，還有許多睡覺的人也喫的。這裏和五章二節的「睡」，都不是壞的意思。這裏這個睡覺，看語氣一點沒有不好的意思。並且這一班睡覺的人與良人是站在同等地位。所以。這個睡覺，是指向自己已經睡了的人，就是已經失去自己的感覺，只向神活着的人。

七章十節：現在她所注意的，乃是良人所有的是什麼的問題。現在她已經去了她爲着自己的把持，她好像就是失去了良人，如果是合乎良人的心，也是願意的。她今天所注意的，乃是良人有沒有得着她。她自己是屬良人的。這一個已經夠滿足她的心了。從前屬血氣的抓住，到這裏完全過去了。頂起初的時候，她屬她的良人，不過是次要的思想。再後雖然變作主要的思想，她都不能忘記她的良人如何是屬她的。到了現在，因爲她所經歷的夠深的緣故，我們就再不聽見良人是屬她的話了。真的，在屬靈的追求上，在許多的時候，「己」也是一樣的在那裏作工。誰知道我們在愛主的事情上，竟然也有爲着「己」留下地步的可能呢。

現在的問題，不是我的喜歡，乃是他的戀慕。我知道我活在這裏，乃是給他戀慕的。我活在這裏的目的，就是作一個可戀慕的人，而且被戀慕的人而已。現在的問題，並不是我感覺如何，也並不是我的得失，也並不是我的工作。現在的問題，就是我是他的、我是他所戀慕的。這個已經夠了。

當一個信徒達到這樣地步時，當「己」無限的經過對付之後，她現在就能和主同工。她現在可以發起一個工作。因爲她是這樣地充滿了主的緣故，雖然外表看是她發起，其實乃是住在她裏面的主發起的。聯合既然這樣完全，就她的動作變作常可靠的。現在她可以說底下的話了。

七章十一節：「你我以往田間去。」現在不是她單獨的行動，現在也不是主孤獨的行動，現在乃是「你我」聯合的工作。所以，從這裏起，一直下去，你所看見的，乃是工作上的交通。現在她既然從自己裏被釋放出來，就叫她同時也從一切狹小裏被釋放出來。她現在所注意的，並不是我的聚會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教會，我的團體。她所注意的，乃是田間，就是世界。她現在有了世

界的目光，不止超世界的眼光。現在一切在世界裏發生的事，她都感興趣。她沒有別講「自己」的工作，她也沒有所謂工作的「區域」。所有主的工作，就是她工作的「範圍」。現在一切問題，都是田間的問題。

「你可以在村莊住宿。」（「村莊」是多數的）她現在和主是一樣充滿了客旅的性質。她所追求的，並不是一個家，乃是一種的寄居。但是這種的寄居，又不是一定的，乃是遷移遷徙的。跟隨主在這些地方尋找迷路的羊並受傷的人。一個與主同工的人，不止該有世界的眼光，並且應當時常保守寄居的性質和事實。

七章十二節：現在她所注意的，並不是自己的葡萄園，乃是衆葡萄園（這裏的衆葡萄園是多數的）。現在她也能注意到衆葡萄園了。在信徒工作起頭的時候，她必須學習如何騰離衆葡萄園的試探，而專去看守她自己的葡萄園。但是，當一個信徒從自己裏釋放出來的時候，雖然她還保留所特別托付她的一點，是她該對神特別負責的，她的心還是被釋放出來，來注意到衆葡萄園。現在主的工作，就是她的工作；不像從前她的工作，就是主的工作。所以，凡一切爲着主的，都是與她有分。我不說她失去個人的，但是我說她也得堅固衆人的。這句語是對會看守自己的葡萄園的人說的。

「清晨」，就是給我們看見她的殷勤。在主的工作中，清早的工作是不可少的。懶惰，永遠不是屬主生活的性質。反之，惟有屬靈的人，才能殷勤。有一種動物的活動，乃是出乎血氣的，也是一種被動的時候，乃是出乎傳造的。肉體的活動，乃是一個極端，是我們所該拒絕的。但有一種被動，實在是在出乎傳造的。懶惰的別名，也是一個極端，也是我們所該拒絕的。懶惰和



殷勤的分別，都是以時間為標準的。所以贖回光陰乃是使徒的命令。

她和主下到葡萄園裏，她是要看「葡萄發花沒有，石榴放蕊沒有。」她就是要和主一同注意生命的現象，一同注意那裏是有果子的盼望的。現在她已經被釋放出來，所以每一個信徒的事情，都是她的興趣。就是頂幼稚的信徒，如果稍為顯出一點生命的證據，或者有了結果的盼望，她都是關心的。現在的問題，並不是這些人是誰領的，也不是她們是不是在我們聚會中的，乃是她們到底會否以什麼給主。這一種與主在工作上的交通，乃是在生命上與主有完全聯合之後的。

「在那裏我要將我的愛情給你。」「在那裏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在田間裏，在村莊裏，在葡萄園裏，——在主的工作裏。在主的工作裏，「我要將我的愛情給你。」就是在你的工作裏，我要向你顯出愛情來，這是何等的奇妙呢。已往的時候，工作是常叫她分心的。因為伺候的事多的緣故，就失去在主脚前愛的交通。在幼稚信徒的身上，工作不止不能發表她對主的愛情，反而工作叫她覺得與主生了隔膜。這都是不完全聯合的現狀。但是，到了這裏，她的經歷已經進入完全的地步，就叫她能夠把主和主的工作聯合起來，把世人和主聯合起來，把弟兄和主聯合起來。乃是到了這裏，她才能在主所工作的地方，向着主顯出她的愛情。現在她才能把她的工作，當作她向主愛情的表示。現在她才會在工作之後，沒有什麼自責，以為自己在什麼工作裏失去了主的什麼似的。

七章十三節：「風茄放香。」風茄乃是愛的植物（創三十四），表明夫婦中間的聯合。站在這

一種的情形中，聯合達到這樣的地步，我們能不能說，風茄還沒有放香呢。  
「在我們的門口」這是一個很便利的地方。雖然她是逐村逐莊的遊行，但是這並不是說果子是

必須往這方去找的。門口，神所分派給我們的地方，都是有果子。

現在她所注意的，也不止是一樣的果子，乃是各種的果子。在她還沒有脫離自己的時候，她所承認的某種現狀還沒有在一個人身上發現的時候，她也許總不承認這個人是結了果的。現在她知道，佳美的果子是不止一樣的，乃是各種的。新的有，陳的也有。她現在能看出，各樣的人所結出的果子也是各樣的。她現在知道，各種的人所能接受的主耶穌雖然只有一位，所得着的新造雖然是一個，但是她們卻不一定會結出同樣的果子。真的，光明所結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，公義，誠實。但是，這一切的收成，都是爲着主的榮耀的。工作的果效，本來就不是爲着自己的誇耀的。在工作裏，我們是與主同工的，榮耀卻當是主的。

## 第五段

盼望脫離肉體的嘆息和被提之前

(八1至14)

盼望脫離肉體的嘆息 (八1至4)

當信徒裏面與主聯合越深，達到一個地步像這女子所達到的一樣，她就越覺得她的外面的人，這個肉體的軀殼還是存在。內心雖然一天新似一天，但是外間都是一天毀壞似一天。聖靈雖然叫這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，但是這一個身體還是必死的。神的能力雖然在軟弱裏更顯爲完全，但

是身轉還是照舊一根的刺。所以信徒愈進步，愈屬靈，愈屬天時，她就不能不覺得今天的完全仍然不能不受肉體的限制。就叫她覺得她雖然有了聖靈初結的果子，但是她也是免不了心裏嘆息，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，等候身體的得贖。當我們憑着肉體活着的時候，我們不覺得身體得贖的需要。乃是當我們與主的聯合在實際上完全的時候，我們才覺得身體和裏面是何等的不同。身體如何，雖然不是一個攔阻，但是最少都是一個弱點。到此，才覺得身體的得贖，乃是一個不可少的恩典。

八章一節：「巴不得你像我兄弟，像喫我母親奶的兄弟。」意即巴不得你和我站在比今天更親密的地位，也就是巴不得你在身體上是像我的兄弟一樣。巴不得你和我在神裏面的關係，現在就能顯現出來。這樣，當我在人面前承認你的時候，在人面前表示愛你的時候，「誰也不輕看我能。」因為今天還活在世界的緣故，我覺得軟弱還與我同在，我覺得我還不能對待你，照着我心裏所對待你的一樣。在當初的時候。我所追求的，乃是我和你親嘴，乃是要得着你，乃是要你向我表示愛。現在，我卻羨慕和你親嘴，盼望向你表示愛，叫你心裏得着滿足。但是，在這裏，有一個肉體的間隔。你還沒有顯出你的自己像我的弟兄一樣，就叫我在這世上的時候，不能不覺得我還有橫着我所該事奉的事奉你。

八章二節：如果屬的那一天來到，好像我反而要引導你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。我可以永遠地在那裏受着恩典的教訓。我今天所結的一切的果子，在那一天要釀成香酒，成爲你永遠的快樂。你所給我一切屬靈的果子，沒有一樣是爲着我自己的。到了那一天，所有今天的石榴，都要變成香酒，來滿足你的心。在那裏，我什麼都可以給你，我的什麼都是爲着你的歡樂的。

八章三節：到了那一天，他的左手必定在我頭下，托起我的頭，叫我看他。他的右手必將我抱住，叫我面對面在他的懷裏。這一天是我所羨慕的。我巴不得這一天趕快來到。

八章四節：耶路撒冷衆女兒啊！她現在是活在被提的盼望中，她是我手中的人。她目前的感覺，乃是正常的。你們不要驚動，不要伸出肉體的手來干涉，一直等到她醒在我的面前的時候。

### 被提之前 (八5至11)

八章五節：本書兩次說到女子從曠野上來。頭一次的從曠野上來(三6)，乃是指着她如何脫離漂流的生活說的。在那裏，我們看見她已經起首與主有完全的聯合，在主的死裏，也在主的生命裏，也在主所給她的一切恩惠裏。從那個時候起，她是一直的前進，完全地離開了曠野的生活。雖然在後來的經歷裏，也有一二次停頓的地方；但是那些的停頓，我們雖然不敢說是應該的，我們敢說是可赦免的。漂流的生活，一次的過去就是永遠的過去，那主爲什麼在這裏又提起她從曠野上來呢，好像她還是在曠野裏到現在才上來一樣。

所以，在這裏，我們就得注意到這裏曠野所指的是什麼。我們知道我們的曠野，不止是漂流的生活，並且也是世界的地方。我們不止在靈性上有了一個曠野，我們在肉身中還有一個曠野。我們不止靈性上可以脫離了漂流的曠野，我們也要在肉身上脫離這世界的曠野。當主藉着聖靈在我們裏面掌權的時候，我們就起首脫離了高低的生活。當我們聽見被提呼召的時候，我們就要脫

離世界的環境。乃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叫我們脫離屬靈的曠野；乃是基督的再臨，叫我們脫離世界的曠野。所以，在這裏，我們看見還有第二次的從曠野上來，因為這是脫離世界的地方的。

聖靈在這裏又藉着第三者的口吻來查問說，「那靠着良人從曠野上來的，她是誰呢？」他好像在這裏，看見一個女人靠着她的良人從曠野漸漸地上來，越走越近，越看越明顯，這一個女子到底是誰呢？

在這裏，我們看見脫離曠野的被提，並不是忽然發生的一樁事，乃是一步步與主同行的結局。被提就是與主同行的最末了的一步。人所看見的，也許不過從地上到天上那一段的忽然改變。但是，這一個不過是被提最末了的一步。被提的起點，並不是這一個。乃是因為信徒這樣受了天的吸引，以致她能一步步的脫去了世界，一步步的離開世界越遠，一步步的與世界的分別越清楚，到了這一個工作完全的時候，她就要看見她自己已經在主面前醒過來了。我們看見以諾的被提，就是這樣的。我們千萬不要誤會被提乃是忽然間發生的一樁事，要把我們的靈性忽然改變了。

被提的預備，就是在今天的時候，靠着良人一直的脫離世界，一直的上來，一直的上來，一直到主來接我們的時候。

「靠着良人」，好像自己無力，不能行走一樣。「靠着良人」，就是將自己當作一個擔子讓良人來背負。「靠着良人」，好像腿筋被神摸攪了的人一樣。「靠着良人」，好像力不能勝，一直到曠野的路程過去。惟有主能預備我們，叫我們可以被提。依靠的生活，是不可少的。我們要無依無靠的靠着祂到一個地步，叫聖靈好像都要希奇說，這樣「靠着良人的她」到底是誰呢？

主就回答說，她不是別人，就是從前一個污穢的罪人，被恩典所看見，被恩典所呼召，也是

被恩典所拯救的人。我們記得，她的母親就是神的恩典。這神的恩典，並不止是指着神的寬大說的。反之，神的寬大，不過是神恩典中極小的一部份。神的恩典，包括神在永世前的計劃和揀選。神在時間裏藉着他的兒子的救贖和聖靈的工作，這一切才是聖經所說的神的恩典。當神的恩典找到一個被揀選的罪人的時候，他要把他擺在基督的蔭庇下。在那裏給他生命，爲他劬勞。當他醒過來的時候，他是醒在基督的愛裏。

這裏的蘋果樹，又是二章三節的佛手乾，所以指着滿有情愛的基督說的。所以，這個女子是誰呢？她不過是一個蒙恩得救的罪人。但是，感謝神，當她第一天睜開她的眼睛在這世界裏的時候，她所看見的第一件東西，就是滿有情愛的基督。她所找到的第一件事實，乃是她在滿有情愛的基督的蔭庇之下。這一個就是她的本來。在她靈性高深的時候，記得這一個是何等的與她自己有益處呢。

八章六節：當她看見她自己的本來的時候，她就不能不充滿了謙卑的感覺，她就不能不看見她自己的虛空，經歷的無用，心意的靠不住，追求的不會給她什麼。她惟有的仰望，就是在乎主。她知道她能否「到底」，並非藉着自己的「堅持」，乃是藉主的保守。一切屬靈的造就，並不足以幫助一個人繼續到主耶穌再來。一切都靠着神和他保守的能力。知道了這一個，她就不能不求說：「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，帶在你臂上如戳記。」「心上」，是情愛的地方；「臂上」，是能力的地方。我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像印記那樣的永久，帶在臂上如一個戳記那樣的不可磨滅。從前的地方，如何在他的胸前，在他的肩上，掛着背着以色列人；求你今天也照樣地在心裏一直的記念我，在臂上一直的扶持我。我知道我自己的軟弱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虛空，我感覺到我自己的無

所能。主阿，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。要我自己保守自己，一直等到見你的面，我就只會羞辱你的名，並叫我自己喫虧。我今天所有的盼望，就是在乎你的愛和你的能力。我從前也曾愛過你，但是我知道那一個是何等的靠不住。現在我所仰望你的，乃是你對於我的愛。我從前也曾用手拉住你（三4），好像我是很有力量的，但是我知道我極剛強的「拉住」，仍然不過是極軟弱的。我今天的依靠，並不是我拉住的能力，乃是你拉住的能力。所以，我不敢再說到我對於你的愛，我也不敢提到我對你的拉住；從今以後，一切都在乎你的能力和你的愛。

「因為你的愛像死的堅強。」誰能夠搖動死亡呢！父母的嘆息，妻子的眼淚，朋友的難過，都不能從死亡裏討回一個人來。死亡要守着牠所得着的人，堅固的保着，不被搖動，不肯放鬆。你如果愛我，我就永不搖動，因為你的決不會比死更軟弱的。

你若愛我，你的嫉妒就也必跟着而來。你的嫉妒，就要像陰間的殘忍，你就必定責備，你也必定求全。你就不能讓什麼來分我的心；就是你所得着的是更多，你也必定不願意。你的眼睛不能看屬乎你的愛被世人所玷污和被情人所侵佔。你要嫉妒，因為從古以來，你就是嫉妒的神（出十九）。並且你的使徒豈不是告訴我們說到神的嫉妒麼（林後十一2）。你若肯嫉妒，就誰能在我裏面站在你的嫉妒的面前呢。有什麼能在我裏面抵擋你的嫉妒呢。你要毀壞你一切的仇敵，你要挪移你一切的攔阻，一直等到你作獨一的主，作萬有的神，作無人與競的王。我就蒙着保守，我就不會失去我的貞潔，一直到我見你的面。

因為我知道你的嫉妒像陰間的殘忍。有什麼比陰間更殘忍呢？雖然最捨不得的，最可愛的，最寶貝的，一到牠來收罪人的時候，牠並不替你的捨不得，你的可愛，你的寶貝。眼淚不能動牠

的心，傷痛不能慳牠的心，苦求不能改牠的心，牠不知道什麼叫作憐憫，牠不知道什麼叫作體恤。牠沒有同情，沒有感覺。牠是殘忍的。我如果把我自己獻給你，像一個貞潔的童女；你如果在我身上看見什麼可以使你起嫉妒的心，就你必定不顧一切地來對付這一個，一直等到你完全得勝了。雖然有可留戀的朋友，可親的親人，可愛的愛人在那裏勸勉，哀求，流淚；但是你必定不顧一切，只顧你自己的感覺。這樣，我就蒙着保守。

「他的焰，是火的焰，是耶和華的火焰。」耶和華本來是像烈火一樣的。他的愛和嫉妒，也要像烈火一樣，要燒盡一切他所能燒的東西。一切不永遠的，能過去的，屬世界的，出乎人的，都要被燒燬。

第八章節：「衆水」，就是信徒所經過的試煉。「大水」，就是仇敵的逼迫。但是，你的愛，你愛的火焰，並不會因着試煉的緣故而息滅。你的愛，你愛的火焰，也不能被逼迫所掩沒。如果你愛我，就試煉和逼迫都不能作什麼。

但是，你這個是買不到的。換一句話說，是無可代替的。我不能以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來代替你的愛。我就是用先知講道，明白奧秘並各樣的知識，和全備的信心，來換你的愛，也是作不到的。我就是將所有的賙濟窮人，又捨己身被火焚燒，我乃是要被藐視的。這些的東西，不過是人家中所有的財寶的一部份：要用這一個來換掉你的愛，卻是被藐視的。所以，我不敢用更多的工作，更忙的時候，更勞苦的事奉，來得你的愛。我只有將我自己奉獻給你，願作一個被你愛的人。

第八章節：這一個活任主愛裏的人，她不能不記得還有別人該得着主的愛。在她沒有往見主



面之先，她卻記念到那些比她更幼稚的人。她現在就向主提起她的小妹雖是有生命的，但是信心和愛心還沒有長成到一個與主發生情感的地位。她現在與主的聯合是極完全的，所以她能在主的面前自由地傾吐她裏面所有的感覺。

「當我們的妹子，被題親的日子，我們當爲她怎樣辦理。」她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是愛的生活，但是總有一天，那永遠的情人藉着聖靈的工作要帶領她進入愛的交與裏的時候，我們當怎樣爲她辦理呢？論起生命來，她是一個小妹；論起愛的生活來，她的兩乳尚未長成。這一班人，是可里心的，但是又該照顧的。因爲主總不以她這一種的情形而滿足。題親，是信徒生活中免不了的過程。雖然她拒絕與否，還是在乎個人的自由；但是主對於情愛上的要求，是沒有一個信徒是例外的。所以，我們對於我們的妹子，該如何幫助她呢。

她現在就將她心裏所常願念比她更幼稚的人，來和主商量。她因爲是這樣的活在主的旨意中，所以她現在能說「我們」。她知道她所關心的，也是主所關心的，所以她說「我們」。她知道主所要作的，也是她所要作的，所以她說「我們」。現在的聯合已經完全，沒有分開，所以禱告就變作不是祈求，而變作說神的旨意。

八章九節：「她若是牆。」如果在她裏面有了什麼是出乎神的，以致叫她和什麼不是出於神的有了分別，有了隔離，像一面牆一樣，我們就要「在其上建造銀塔」，把一切從救贖所得着的高貴的，都建造在她上面。她如果靠聖靈已經有了分別和隔離的生活，我們就得將救贖的果子加造在她上面。如果她是一個「門」，人能夠從她進入神的知識中，「我們要用香柏木板圍着她」，我們就要將（香柏木卽基督屬天的人性，榮耀的人性）基督屬天爲人的生命加給她。（木是人性，香柏

本是高得頂天的，所以是屬天爲人的生命。）她所要作的這一切，並不是她自己所要作的，乃是她和主所一同要作的。話語現在雖然是出自她的口中，但是卻能代表主的心意。

八章十節：「我是牆。」我已經是一個有分別的人了。主已經叫我和一切不潔淨的，屬俗的，平常的有了分別。「我的兩乳像其上的樓。」我的信心和愛心，乃是根據於我與世界的分別。主已經建造了我，叫我的兩乳，不是尙未長成，乃是如樓一樣。我乃是到了這一個地步，叫我在他的眼中像一個得了平安的人。意即到了這樣的地步，我才起首像可以安息的人。所以平安的生命是根據於分別的生活，也是根據於信心愛心的長成。但是，在這裏，她乃是作一個簡短的見證，並沒有自滿自足的心。她可以說她是牆，她也可以說她的兩乳如樓，但是她不過說她在主的眼中只像一個得平安的人而已。

八章十一節：在被提之先，還有一件事是聖靈要我們注意到的，就是工作的賞賜。所羅門有他的葡萄園，就是他的工廠，出租給他看守的人。主的工作，本來就不是我們的；我們所站的地位，永遠是宰宰的地位。我們不過是爲着主看守他在這裏的事業。等到他來的時候，他所托付給我們的一切，仍舊是他的。

「巴力哈們」意即「衆人的主」。這是給我們看見，我們的主像所羅門一樣，是一切的主，也是我們的主。所羅門的定例是看守的人得着果子，但是爲着他所得的果子，要給所羅門一千銀子。我們今天爲着主所看守的，所修理的，所培養的，主要叫我們得着其中的果子，作我們的賞賜。一切爲着主所作的，沒有一樣是徒然的。就是杯水，也是要得着報答的。

「每一個爲其中的果子，必交一千舍客勒銀子。」所羅門也有他的分。一千的銀子，就是我們

在主面前所該交的賬。這一個和路加十九章，馬太二十五章大不相同的。在那裏是憑着我們的恩賜而有多少的分別，但是在這裏的一千銀子乃是每一個看守的人在主面前所該交的賬。我們知道當我們站在審判台前的時候，有一個起碼的要求，是主對每一個信徒所要求的。這一個要求，就是這裏的一千銀子。

八章十二節：女子現在在這裏，是將自己從許多看守的人裏面分別出來。她不是一個普通看守羅門看守葡萄園的人。所羅門曾給一個葡萄園，所以她就有了自己的葡萄園。這一個葡萄園現在在她面前，意即這個葡萄園是她的（創十三9）並且是她所隨意支配的。憑着公義，她們都向所羅門交了一千銀子；憑着愛，牠所作的，難道要比憑着律法所作的更少麼？不，她也給所羅門一千銀子。在這裏，我們看見有兩種事奉。有的是因着律法，有的是因着愛；有的是因着懼怕，有的是因着感激；有的是爲着本分，有的是爲着喜愛。她雖然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地位，和他有情感上的關係，和一班只知道照着本分事奉主的人不同；但是她並沒有作得比主對於她本分所要求的更少。

不止所羅門有所得着，替她看守果子的人也有所得着。一切幫助她作工的人，她都將她們該得的榮耀和稱讚歸給她們。她沒有奪去她們所該得的分。但願神的兒女不侵佔他同工們的榮耀。但是，在那一天，當主賞賜他的工人時，她自己就要包括在看守果子的人裏面，她要得着這二百銀子。憑着公義，她只會得着果子，並沒有銀子（十一節）。但是一切用愛心事奉主的人，都要看見她不以主的工作爲營業，主也就不以她的賞賜爲營業。在她該得的果子之外，主另外也給她榮耀。審判台前的問題，本來是和馬太福音那一條線是相合的。但在這裏所注意的，是愛。

並不是責任。工作和賞賜的問題不能在此提起。但聖靈卻提起這些，然而這並不是從責任的眼光來看，乃是從愛的眼光來看。所以，與本書是完全相合的。

八章十三節：「你這住在園中（「園」是多數的）的，同伴們都聽你的聲音，求你使我聽見。」「你」，是指着主說的。因為他不止住在女子的園中，並且他也住在許多的園裏（六二）。他乃是住在人心裏的主——不止是住在這一個完全跟隨他者的心裏，他也住在一切他心所喜悅者的心裏。現在女子就是藉着這一個來稱呼他，對他說「同伴們都聽見你的聲音。」這「聽」字的意思，就是都在那裏聽着。和她一同尋求主的人，現在都取了這個態度。她們已經經過了對付，知道說是何等的無益，聽是何等的有用。她們已經知道若要快快的聽，就要慢慢的說。她們和她，現在都不像從前的那樣多話，好像只要稍有經歷，就要滔滔不絕的述說她們和主的情形。現在這個已經沒有了，現在她們也不像一般的人那樣的人那樣的必須講話，爲着愛講話而講話。凡對瑣小的事情，一直談論不休的，都是因爲屬地的生命在那裏掌權。現在她們都聽着，都取聽的態度，因爲她們知道她們的生命，乃是在乎主的教訓，她們的工作，乃是在乎主的命令。所以，她們聽，自己是不可動的了，自己是不能動的了。沒有主的聲音，就沒有啓示；沒有亮光，就沒有知識。信徒的一生，都繫於主的聲音。

所以，主阿，正在我們等候聽着的時候，求主使我能夠聽見。如果求就給她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開門，就求你叫我聽，也能聽見。耶和華如果不對我們說話，我們就像死了的人。聽有什麼用處呢，如果不是爲着聽見。所以，求你讓我聽見你的聲音，因爲惟獨這一個會引導我，一直到你再來。她現在已經學會了功課，所以她在這頂末了的時候，她就有了這一個頂深的禱告。

八章十四節：這裏的「分離」和二十七節是一樣的。在那一邊也有這樣的禱告。但是，這兩邊所指著的事，並不是一樣的。我們已經看見過這本書如何兩次說到曠野，照樣這本書也如何兩次說到主的來如何是像「小母鹿或小壯鹿在山上」一樣的。他頭一次那樣的在山上，乃是指著他和信徒的交通說的，他如何要和信徒有完全的交通。但是，那一個是在黑影還未飛去，天還未亮的時候，就是在今天主還未降臨的時候。那裏的注重，乃是交通，所以我們看見他在比特的山上，因為他要叫一切的「分離」都要完全過去。但是，在這裏，卻是指著主的再來說的。因為這一個「來」，是在乎將來，也許是很近的，但誰也不能知道那個時候，所以不像二章那裏的有時間的限制。但是，在這裏，也不是交通的問題，所以就看見山並不是比特山，乃是香草的山。因為在這裏所注意的，乃是主的再臨和他國度的情形。在那一個時候，又要有錦綉的世界，好像香草的山一樣。

到了這裏，我們看見女子的經歷，好像一滴的水，已經流到海裏，已經無可再進步，雖然還可越流越深。現在她所有的一切，留在世界裏的，只有一個身體，其餘的已經都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了。所以她就不能不發出呼求的聲音說，「我的良人哪！求你快來！」求你來的時候，如小母鹿或小壯鹿那樣的快來。小母鹿小壯鹿如何在香草的山上，當你來的時候，你也要如何降臨在你的國度中。今天的愛雖然是完全的，但是未免還有缺欠。當你來的時候，真的，「信則變見，贖代祈」，愛就要達到毫無陰翳完全的地位，能夠絲毫無罪的在主面前事奉他。這是什麼日子呢！所以主耶穌阿，求你快來！

